

WITNESS TO WAR:  
A NURSE'S JOURNEY  
FROM IMPERIAL JAPAN  
TO POSTWAR JUSTICE

---

# 白衣天使 的未竟戰爭

臺灣從軍看護婦廖淑霞的生命故事

這本冊記錄了廖淑霞阿媽的一生，  
也希望會使予少年的一代了解台灣  
過去曾經行過的歷史恰感受的苦難  
——這中華民國教科書攏無講的代  
誌，重視台灣兵的歷史正義。

作者：  
天江喜久、李淑君、徐國明





WITNESS TO WAR:  
A NURSE'S JOURNEY  
FROM IMPERIAL JAPAN  
TO POSTWAR JUSTICE

---

# 白衣天使 的未竟戰爭

臺灣從軍看護婦廖淑霞的生命故事



# 白衣天使的未竟戰爭

## 臺灣從軍看護婦廖淑霞的生命故事

---

作者 天江喜久、李淑君、徐國明

## 序文

元大日本帝國赤十字社從軍看護婦，支那派遣軍上海陸軍  
病院駐在，台灣人間國寶，老兵協會的阿媽

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理事長／朱家煌

「朱醫師啊，我共你講 (Chu i-su--ah, góa kā lí kóng / 朱醫師啊，我告訴你) …… (以下兩小時)」

自2020年接任老兵協會理事長以後，常常在晚上接到阿媽的電話，談起年輕時代的往事跟當年參與風起雲湧不輸野百合的老兵權益運動，話匣子一打開就是兩個小時起跳，一個九十歲的人瑞能有如此清晰的記憶思緒與體力，讓人對於這群昭和年代的耆老刮目相看。

2015年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在克朗德美術館舉辦終戰70周年台灣大空襲特展，並舉辦戰歿者追思儀式。當天與阿媽初見面，近90高齡，穿著自己裁製的大日本帝國赤十字社看護婦制服出席活動，現場還演唱「台灣軍之歌」。之後受邀參與老兵協會的運作，與阿媽見面的機會就多了。每年老兵協會定期的春祭台灣兵儀式與台灣近代戰爭史學術研討會，

阿媽幾乎無役不與，而且全程參加。常常從手提袋中取出一疊資料，說起多年來的豐功偉業滔滔不絕。活動結束一定是跟大家一起聚餐，就如同是大家的阿媽一樣。

2018年老兵協會為了出席李登輝前總統揮毫的「為國作見證」紀念碑揭牌儀式，組團到沖繩海外參訪，總共四位參戰老兵參團，阿媽是其中一個。記得第一天到沖繩進飯店時已經超過晚上九點，還沒晚餐，大家決定到附近的拉麵店覓食，結果阿媽一直喊餓，一路衝往拉麵店，把我們這些年輕人甩在後面，還得為了安全請她走慢一點。沖繩慰靈參訪團的行程一點都不輕鬆，盛夏的大日頭，狹窄陰暗潮濕的戰壕，還有台日交流晚宴，沒有看到老人掉隊。在李登輝前總統歡迎晚宴中與阿媽、海軍工員林余立、緬甸方面軍軍屬趙中秋四人一起拍的紀念照，成為這幾年醫學講座演講中提神用的投影片，讓聽眾了解，人生

追求的不是長壽，而是健康快樂的生命。

阿媽電話中的講古，如同一千零一夜一樣，從去上海讀書開始，在大東亞戰爭時期響應「皇民訓」的教誨，「為天皇（國家）流血，為他人流淚，為自己流汗」、「男應當志願兵，女應做看護婦」，放棄高薪會計工作，加入日本赤十字社，在上海的陸軍病院服務，戰後留在醫院善後，隔年回台，卻趕上二二八事件。在台中救助傷患時，見過謝雪紅本人在醫院鼓舞士氣，一路說到結婚之後作貿易，被黨國附隨組織婦聯會強制徵收非法貿易稅，退休後跟著曾經是第二期海軍特別志願兵的丈夫楊秋標參與老兵權益運動，擔任「台灣原日本軍人軍屬暨遺族協會」常務理事，也在故許昭榮前輩奔走成立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時給予協助，一直談到近年台日慰靈交流的日本友人。

這些故事一直聽一直聽，很多歷史場景就在腦海

中如同跑馬燈一樣躍動，發現這些內容根本是台灣人的大河劇，橫跨戰前台灣人在皇民化下的自我認同；在中國的發展史，戰後之前的混亂與黨國時代的橫征暴斂；解嚴後的老兵權益運動。2024年10月31日，一個颱風天意外的假期下午，本來想放空，卻接到阿媽的電話，一個不小心，創下4小時20分的記錄。一個近百歲的人瑞，又把她的人生再度回顧一次，思緒清晰，體力充沛，令人讚嘆，如果不記錄下來，是台灣庶民歷史的損失。最後決定成立採訪團隊，要為阿媽比大江大海精彩的人生留下記錄。

其實阿媽多年來受訪無數，留下許多資料與照片，再加上阿媽也是資料控，所有的文件都有完整保存，要整理傳記不是問題。但是這些龐雜的史料必須要有完整史學訓練的學者，還有多年來熟悉阿媽的人，才有辦法把這段歷史爬梳整理出來。最後邀請到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天江喜久副教授與高

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李淑君所長共同執筆，感謝兩位學者為阿媽精彩的人生留下回憶錄。

## 推薦序文

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常務理事／江仲驊

我熟似廖淑霞阿媽真久矣，按早期伊是我前輩的時代，到這馬變成好朋友。我猶記得2015年，有一位日本《產經新聞》駐台灣的採訪主任聯絡我，約我佇台北國賓飯店見面。原來是欲採訪台籍老兵的故事。

我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廖淑霞阿媽。伊躡佇內湖，我敲一通電話予伊，伊馬上就坐計程車過來。兩個人用日語講甲真心適，差不多講兩、三點鐘。我因為聽無日語，就坐佇遐耷神。

過幾工，彼个日本採訪主任閣寫批感謝我。伊講，連伊佇日本本地，嘛真難得揣到戰後的日本兵願意接受訪問。日本戰敗以後，彼个政府其實攏有一種逃避現實、毋願意講過去戰敗恥辱歷史的心態。

報導刊出以後，日本記者開始對廖阿媽這種「日

語世代」的故事產生興趣。伊到日本參加逐種慰靈祭的場合，攏會變成記者採訪的對象。伊每一擺受訪，攏會控訴日本政府恰中華民國政府，長期無重視台籍老兵，要求您應該得著應有的歷史公道。

廖阿媽身體真好，協會辦活動，無論佇佗位，伊攏會穿伊當年看護婦的制服來參加。今年伊已經將近一百歲矣，閣有出席咱「終戰八十冬紀念儀式」，閣上台發表演說，頭殼猶是真清楚。伊猶會記得協會每一個人名，閣記得真細項的代誌。

這本冊記錄了廖淑霞阿媽的一生，也希望會使予少年的一代了解台灣過去曾經行過的歷史恰您受的苦難——這中華民國教科書攏無講的代誌，重視台灣兵的歷史正義。

---

# 目錄

---

序文	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理事長／朱家煌	2
推薦序文	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常務理事／江仲驊	8
導論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副教授／天江喜久	12
第一章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台灣人的戰爭動員	21
第二章	台中的幼年與少女時期（1927-1939）	37
第三章	上海時期（1939-1946）	42
第四章	志願成為從軍看護婦	69
第五章	敗戰與遣返回台	82
第六章	婚姻與家庭生活	91
第七章	台籍日本兵求償運動	102
第八章	台籍日本兵爭取歷史正義的未竟之路	117
第九章	結論：不要讓英靈再次死亡	121
	上海日本女子商業學校1943年畢業紀念冊	129
	照片回顧	151
	參考文獻	181
	附錄	186

## 導論

她的戰爭，從未結束——一位台灣女性的奮鬥史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副教授／天江喜久

本書的主角廖淑霞，是一位曾服役於日本陸軍醫院的台籍看護婦。1944年，她年僅17歲，即「志願」加入日本赤十字社（即日本紅十字會），成為從軍看護婦。在台灣，曾任看護助手者為數不少，但成為正式從軍看護婦者極為稀少。根據《臺灣元日本海外從軍看護婦名冊》，除廖淑霞外，僅三位女性曾任日本赤十字社看護婦，另有四位擔任陸（海）軍看護婦。這些人多被派往海外，如拉包爾、菲律賓、海南島與香港等地。其中有些人甚至在戰爭末期隨日軍逃亡山林，最終成為戰俘。然而，廖淑霞的經歷與眾不同——她並非在台灣本土，而是在日軍佔領下的上海「志願」參軍。根據目前所知，她是唯一一位在海外自行志願加入日軍的台籍從軍看護婦。

在上海陸軍醫院中，她與來自日本及朝鮮的看護婦一同服務。她們皆是「日本人」，皆為天皇效命。而廖淑霞，也自視為軍國少女——在日本人學校中受皇民化教育，學習「皇民訓」，以日本為祖國：

君のためには血を流せ（為天皇流血）

人のためには涙を流せ（為他人流淚）

己のためには汗を流せ（為自己流汗）

上海日本女子商業學校畢業後，她在東亞海運株式會社任職，曾作為慰問團一員，與同仁一同跳日本舞慰勞上海的海軍士兵。她曾深信日本的勝利，投入青春與勞力為之奉獻。

然而，戰爭的結局徹底改變了她的命運。戰敗後，她的國籍由「日本人」轉為「中國人」，隨家人離開上海，回到台灣。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她曾在台中醫院協助照顧遭國民黨軍隊鎮壓受傷的台灣民眾。1948年結婚，育有五名子女，經營童裝貿易公司。和同世代的許多人一樣，她將戰前所受的日本精神轉化為家庭與事業的奮鬥動力，默默承擔、努力生活。

白色恐怖時期，曾為日本兵的台灣人日子並不好過。人們不敢談論政治，更不敢提及日本時代，但

# 皇民訓

君のためには血を流せ  
人のためには涙を流せ  
己のためには汗を流せ

從軍看護婦

廖淑霞

2023.10.21

時至今日，廖淑霞仍可完整默寫出《皇民訓》的內容。

記憶從未真正遠離，只是深埋心中。直到1987年解嚴，1988年李登輝上任總統後，台灣社會才開始重新檢討與面對那段被壓抑的歷史。

曾有一次，日本記者來訪時，廖淑霞的丈夫特地提醒她：「不要談政治。」然而，日後她參加台籍日本兵相關活動時，才驚訝地發現，原來自己的丈夫楊秋標，也曾是海軍特別志願兵。這段深埋多年的從軍經歷，映照出戒嚴時期對台灣人二戰記憶的壓抑與恐懼。

廖淑霞的「戰爭故事」也許沒有男性軍人那樣充滿槍林彈雨的場面，但她在戰後為台籍日本兵爭取歷史正義的奮鬥，卻令人由衷敬佩。這場她人生後半場的「戰爭」，敵人不再是盟軍，而是那個曾並肩作戰的「祖國日本」。台灣人同樣為天皇效命、獻出生命，卻始終未被平等對待。

日本政府對原台籍日本兵的戰後處理，不僅進展遲緩，更顯得極為不足。直到1987年，日本國會才通過特別立法，並於1988年開始針對台籍戰死或

重傷者發放每人200萬日圓的補償（此金額遠低於日本遺族可領取的近兩千萬日圓年金）。隨後，1995年，日本政府宣布僅以原金額120倍的方式退還軍事郵便儲金，引發強烈不滿——台籍老兵的訴求原本是至少應按7,000倍比例償還。

隨之而來的是一連串的抗議行動，主要集中於台北，甚至發生衝擊日本交流協會的事件，造成設備毀損、多人遭警方逮捕——在今日親日氛圍濃厚的台灣社會中，這樣的畫面幾乎難以想像。

這一切抗爭，雖未成功爭取更合理的待遇，但也凝聚出對日本政府態度的深切失望。許多人選擇不領那筆象徵性補償款。廖淑霞曾語帶憤怒地說：

「如果日本真的貧窮，那我們也許不必拿這筆錢。但日本那麼有錢，卻只給這麼少，這不是羞辱是什麼？」

她對另一項不公更難以釋懷——慰安婦與從軍看護婦待遇之別。1990年代起，隨著人權與女權意識興起，慰安婦議題成為全球關注焦點。1995年，日本村山內閣成立「亞洲婦女基金會」，向慰安婦提供補償與醫療費用。然而，台籍日本兵與看護婦卻未受到同樣對待。她不解地問：

「我們沒有補償金，沒有道歉函，連一座紀念碑都沒有！」

二戰結束已逾八十年，台籍老兵相繼凋零，僅廖淑霞與數位長輩尚健在，仍願意站出來。她穿著當年的看護婦制服，為替超過三萬名戰死的台籍日本兵立碑而奔走。她的人生下半場這場「抗拒遺忘之戰」，遠比二戰更漫長、更艱難。

她的戰爭，從未結束。



2024年5月19日廖淑霞參加「春祭台灣兵暨許昭榮先生逝世追思紀念儀式」，於旗津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之「臺灣歷代戰歿將士英靈紀念碑」前獻花致意。（天江喜久拍攝）



2024年5月19日廖淑霞參加「春祭台灣兵醫許昭榮先生逝世追思紀念儀式」，於旗津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之「臺灣歷代戰歿將士英靈紀念碑」前獻花致意。（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提供）

## 第一章

#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台灣人的戰爭動員

根據日本厚生省於1973年公布的統計資料，從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橫跨十五年的「大東亞戰爭」期間，約有將近二十一萬名台灣人被動員參與。當中超過八萬人以日本兵身分投入戰場，其餘則擔任軍屬，從事行政、宣撫、傳播、通譯、護理等各項軍事支援工作。<sup>1</sup>

作為日本的殖民地，台灣人為「祖國」付出了沉重代價：二戰中陣亡人數超過三萬人，包含失蹤者約五萬三千餘人<sup>2</sup>，死亡人數甚至比朝鮮半島多出約八千人。雖然他們以「皇國臣民」的身分奮勇從軍，戰後卻遭到遺棄，甚至被交由當時戰勝的敵方——「中華民國」接收。他們在一夕之間，非自願地從「日本人」變成了「中國人」。

---

1 李國生，〈戰爭與台灣人：殖民政府對台灣的軍事人力動員（1937~1945）〉（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1997），頁66-67；莊盛晃，〈為何祭台灣兵——為喚醒失落的記憶和主體〉，《征途：被遺忘的台籍國軍軍團》（高雄：春暉出版社，2014），頁367。

2 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編著，《台灣兵：重尋一段被歷史遺忘的血淚青春》（台北：國家人權委員會，2022），頁64。

許多被派往中國與東南亞戰區的台灣人，在戰爭結束後並未能即時遣返。盟軍當時優先安排日本「內地」人返國，台灣人則被迫留在當地，直到戰後一年後才陸續獲准遣返。在漫長的等待期間，他們不僅飽受飢餓之苦，還面對當地居民的報復與仇視。有些人因無法忍受困境，甚至自費租船、冒險航行返台，只為早日重返故鄉。<sup>3</sup>

---

3 例如，可參見張子涇口述，天江喜久、林子淳、謝明諭翻譯，太宰信明繪圖，《再見海南島：臺籍日本兵張子涇太平洋終戰回憶錄》（台北：遠足文化，2017）。

## 女性的戰爭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招募的殖民地青年並不限於男性，也包括女性。台灣的年輕女性也曾以「從軍看護婦」或「看護助手」的身分，被派往海外支援戰事。本書的主角廖淑霞，便曾在上海的日本陸軍醫院擔任看護婦，參與戰時醫療工作。

當我們聽到「從軍」一詞時，往往會第一時間聯想到「慰安婦」，而非如廖淑霞這樣的從軍看護婦。自從1991年8月，韓國受害者金學順首度公開作證以來，慰安婦議題廣泛受到國際關注，使得這些女性的經歷得以被記錄、被記憶，並在全球流傳。

然而，日本帝國時期的從軍看護婦，卻鮮少出現在戰爭敘事之中。相關記載寥寥無幾，她們的故事長期被忽略，甚至常被誤認為是「慰安婦」，令人感到遺憾與困惑。

在二戰中，女性的角色展現多樣面貌：從將兒子

送上戰場的母親，被社會歌頌為「軍國之母」；而當兒子陣亡後，她則成為「靖國之母」，到參與愛國婦人會，<sup>4</sup>為前線軍人募款、前往醫院探望傷兵的高級軍官夫人們；從被動員至軍事工廠工作的「女子挺身隊」，到直接進入戰場服務的從軍看護婦、看護助手，乃至「慰安婦」——女性在這場戰爭中，被賦予的任務與承擔的角色，遠比一般印象更為複雜。<sup>5</sup>

---

4 日本曾成立「愛國婦人會」來撫卹在戰場中陣亡者遺族，和照顧傷殘士兵，後也逐漸演變成半官方的社會福利團體，從事軍事眷遺族的救濟、救助與慰問工作等。台灣支部則是在1904年2月由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夫婦的倡議下成立。1930-1942年間作為軍事動員旗手的婦女團體也進行死傷者的迎送、慰問疾病及收集慰問袋等行動。宮本卓大，《日治時期婦女團體角色與形象之研究-以愛國婦人會為主》（東海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8），頁39。

5 值得一提的是只有在台灣有看護助手，朝鮮沒有。日本內地、朝鮮都有女子挺身隊，但台灣沒有。

## 從軍看護婦制度

「戰時下的女性不應該繼續升學，而應該成為白衣天使，照料白衣勇士，這才是她們的生存之道。」

前從軍看護婦三浦里子曾回憶，這句話是她在高等女學校時期，每日晨會中反覆聽見的訓示。這樣的教育影響了她的抉擇，讓她決定進入松江赤十字醫院（日本島根縣）服務。1944年，她作為「日本赤十字救護班」的一員被召集，前往中國漢口第一陸軍醫院任職。她的日常工作，是替從戰場送來、遍體鱗傷、血污斑斑的士兵進行醫療處置。<sup>6</sup>

在當時，許多像三浦女士一樣純真且懷抱愛國情懷的年輕女性，被動員以看護婦身分參與戰爭。少女們對於從軍看護婦的憧憬，往往來自於對佛羅倫斯·南丁格爾（Florence Nightingale）形象的崇敬

---

6 〈從軍看護婦〉，《山陰中央新報》（2015年10月7日），<http://www.sanin-chuo.co.jp/column/modules/news/article.php?storyid=555253034>。2025年3月9日閱覽。

與想像。<sup>7</sup>根據統計，自1937年（昭和12年）中日戰爭爆發至太平洋戰爭結束之間，日本赤十字社共派遣了33,156名成員前往戰地與醫療船等場所，當中共有835人殉職。被動員的看護婦不僅來自日本本土，也包括殖民地的朝鮮人與台灣人。<sup>8</sup>

---

7 佛羅倫斯·南丁格爾（Florence Nightingale, 1820-1910），英國著名護士、社會改革者及統計學家，被譽為現代護理學的創始人。她在克里米亞戰爭（1853-1856）期間改善戰地醫療條件，大幅降低死亡率，對護理專業發展具有深遠影響。

8 〈從軍看護婦〉，《山陰中央新報》（2015年10月7日），<http://www.sanin-chuo.co.jp/column/modules/news/article.php?storyid=555253034>。2025年3月9日閱覽。

## 日赤看護婦

「從軍看護婦」大致可分為兩種類型：一為日本赤十字社（日赤）所屬的看護婦，另外則是隸屬於陸軍與海軍體系的看護婦。廖淑霞所屬的，便是前者——日赤看護婦。

創立於1887年的日本赤十字社，歷史悠久，對看護婦的徵選標準一向嚴格。在1940年以前，申請資格包括：年齡16至25歲、未婚，且須為高等女學校畢業者。1942年起，制度調整為「甲種」與「乙種」兩類。甲種資格維持不變，而乙種則放寬為高等小學校畢業，或修畢高等女學校二年以上課程者。在當時，台灣能就讀高等女學校者寥寥無幾，且多為地方仕紳子弟之女，因此真正成為從軍看護婦的台灣女性人數不多。多數台灣女性被任命為看護助手，擔任協助看護婦的輔助角色。

## 特別志願看護助手

隨著1942年日本軍隊在海外戰線的擴張，傷病兵人數激增，台灣總督府也開始面向在地民眾公開招募「特別志願看護助手」以派往海外。總計舉辦了三次大規模招募：第一、二次分別錄取200名與150名，第三次更高達500名，幾乎全數為台灣人。<sup>9</sup>

當時的招募情況可謂踴躍非常。例如在第一次招募中，短短三個月內，全台應募人數即高達5,719人。<sup>10</sup>無論是志願兵或看護助手，當年台灣社會普遍瀰漫著「盡忠報國」的皇國氣氛，許多年輕男女主動報名，甚至有人以血書表達志願。儘管其中不乏受壓力或半強迫而從的個案，多數人仍是在當時時代氛圍的感召下，自願投身其中。

當時志願人數之所以如此眾多，除了皇民化教育

---

9 在第三次招募中合格的500人，被分配至廣東第一陸軍醫院200人、廣東第二陸軍醫院100人，以及香港陸軍醫院200人。

10 吳欣樺，《硝煙與白衣：日治末期的台灣從軍看護婦》（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頁35。

成功所灌輸的忠君愛國觀念外，金錢上的誘因亦不容忽視。看護助手的月薪為90圓，<sup>11</sup>這在戰時女性普遍就業機會稀少的台灣社會中，無疑具有極大吸引力。許多女性報名，是為了改善家中經濟，減輕家計壓力。

此外，陸海軍體系下的看護婦若被派往前線，薪資將有所增加，且台灣籍與日本籍看護婦的待遇相同，這在當時的殖民社會中相對罕見，也成為吸引台灣女性投身軍醫體系的一項要素。

1942年，台南陸軍病院招募9名看護婦，另從院外錄取4人，總計13名看護婦，與台北陸軍病院所屬的13人編組為「南方派遣陸軍看護婦」，自高雄啟程，前往菲律賓馬尼拉。她們後來被分派至馬尼拉的南方第十二陸軍病院。在這支26人的看護婦隊伍中，

---

11 〈征かう白衣の天使 いたつきの身を捧ぐ愛の赤十字 前線派遣看護助手募集〉《臺灣日日新報》，1943年3月7日，夕刊02版。據大谷渡的研究，被派往戰地的看護助手，其初任月薪為90圓，其中本俸30圓、增給60圓。此60圓之增給為因戰地勤務而增加的給與。此外，90圓當中有30圓作為『留守宅渡』寄回家中。大谷渡，《看護婦たちの南方戦線帝国の落日を背負って》（東京：東方出版，2011），頁184。當時教師的月薪是40到50圓。

有9人為台灣人。<sup>12</sup>

其中一位為黃玉緞（日本名：川島繁子，當時21歲），她與年僅16歲的妹妹黃玉賀一同應募台南陸軍病院，雙雙通過考試而獲錄取。當年錄取的10人中，有5人為台灣人。<sup>13</sup>

除了陸軍與日赤所屬的看護體系外，部分公私醫療機構的專業人員亦被派往海外戰場執行任務。例如1943年3月，因日軍佔領的海南島山區爆發霍亂與瘧疾疫情，總督府遂動員台北帝國大學附設醫院組成醫療隊前往支援，為期三個月。該隊由10名醫師、10名看護婦、2名藥劑師等共24人組成，其中有4位為台灣籍看護婦。<sup>14</sup>

根據吳欣樺的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派遣至海外的台灣女性醫療人員至少超過一千人，其中

---

12 吳欣樺，《硝煙與白衣：日治末期的台灣從軍看護婦》，頁49。

13 吳欣樺，《硝煙與白衣：日治末期的台灣從軍看護婦》，頁33。更多關於黃玉緞的故事，請見黃玉緞口述、鄭麗玲譯寫〈千人針—我的青春與哀愁〉《台灣風物》53:4（2003.12），頁9-19。

14 吳欣樺，《硝煙與白衣：日治末期的台灣從軍看護婦》，頁41。

有850人為看護助手。<sup>15</sup>然而，至今仍無法確定有多少人最終在戰火中倖存。

這些台籍女性的戰時經歷各不相同。赴菲律賓的看護人員，在美軍反攻期間被迫逃入深山避難，飽受飢餓與空襲之苦；派往拉包爾（Rabaul）的三位日本赤十字社看護婦，因美軍攻擊而輾轉移動至菲律賓雷伊泰（Leyte）島，並在戰末遭美軍俘虜，被關押於戰俘營，直至戰後方被遣返回台灣<sup>16</sup>。

二戰後，因過往與日本軍方的關聯易招致國民黨政權的懷疑與騷擾，許多台籍日本兵——其中亦包括曾任從軍看護婦者——選擇隱忍低調，將自身經歷封存於記憶深處，彷彿那段戰爭歲月只是一場無聲的噩夢。

---

15 吳欣樺，〈硝煙與白衣：日治末期的台灣從軍看護婦〉，頁42。

16 東谷敏雄、武田大藏、石部誠、劉永中監修，〈平和を築くとき〉（大阪：日本機關紙出版センター，1996），頁61。



1943年，台灣出身的日本赤十字社從軍看護婦前往南洋戰場前，於赤十字社病院留影。前排右起為張月華、吳惠卿、陳邁。

石才、排和之入路、  
排和之入陳道、  
市之入吳對銀



1945年南洋レ行島ニテ終戰(吳)



米軍の捕虜 米軍がうつこせ寫眞

中日赤從軍看護婦三人台籍)

被美軍俘虜（攝於1945年雷伊泰島終戰時）：第一排右起第二位為張月華，第三位為陳邁，第五位為吳惠卿。

直到1990年代，當歷史逐漸被重新挖掘、遺忘的面紗悄然掀開時，能夠被確定身分的原從軍看護婦卻已所剩無幾。根據《臺灣元日本海外從軍看護婦名冊》記載，1990年代台灣仍在世者共計135名看護助手、7名看護婦。除了本書主角廖淑霞外，另有6名台灣看護婦，包括日赤看護婦2人、陸軍看護婦3人、海軍看護婦1人。她們當年被派往的地區包括拉包爾2人、呂宋島2人、香港九龍1人、海南島1人、上海1人。<sup>17</sup>

本書主角廖淑霞的經歷，與多數從軍女性不同。首先，她的身分是正式的看護婦，而非看護助手；其次，她並非在台灣報名，而是在上海成為日赤看護婦；最重要的是，戰後她成為為遺族奔走、向日本政府爭取賠償與恢復尊嚴的關鍵人物，進而成為代表台灣原看護婦的公共身影。

---

17 《臺灣元日本海外從軍看護婦名冊》，非公開出版品，由廖淑霞提供。

## 第二章

---

# 台中的幼年與少女時期（1927-1939）

廖淑霞於1927年11月10日出生於台中市西區（日治時期的地址為公館154番地，鄰近台中醫院），是家中的長女，下有四名弟弟與一名妹妹。父親名叫廖錦貴，母親名叫賴燕，兩人在十九歲時結婚。母親賴燕為人忠厚誠實。身為長女，廖淑霞須協助照顧年幼的弟妹，經常背著弟弟妹妹；由於住家附近沒有自來水，她也得前往水井取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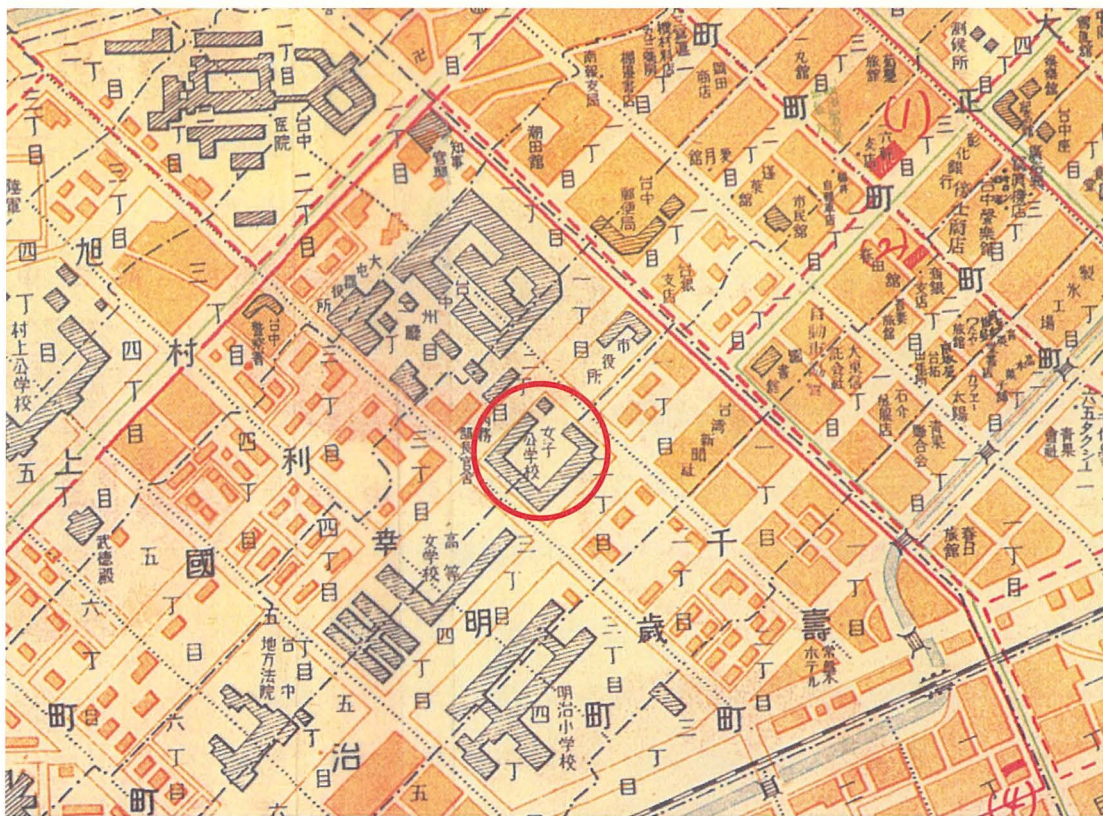
她就讀的國小為住家附近的幸（Saiwai）公學校，是一所女子學校（41頁圖紅圈所示位置）；男孩則就讀村上（Murakami）公學校。



廖淑霞家族照：右四為姑母抱著廖淑霞本人；右五為媽媽抱著廖淑霞大弟。



廖淑霞家庭合照：前排左起三弟、妹妹、媽媽、二弟、四弟；後排左起廖淑霞、大弟、爸爸。



廖淑霞就讀的幸公學校。(1937年台中市地圖；中研院人社中心GIS專題中心《臺灣百年歷史地圖》提供)

### 第三章

## 上海時期（1939-1946）

廖淑霞的父親原在日籍法官中岡正夫（Nakaoka Masao）的辦公處擔任事務員。1939年，中岡先生被調往上海出任港務局長，便推薦廖父舉家遷居上海。於是父親變賣了台中的田產，全家搬往上海，並定居於當時的「日本租界」內（虹口地區，47頁圖粉紅色）。

當時的上海，由於兩年前（1937年）爆發了第二次上海事變（8月13日至11月26日），使許多當地居民逃離，留下大量空屋。只要經租界局核准，便可自由選擇合適的民宅入住。廖家落腳於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一棟兩層樓的住宅，該地鄰近日本海軍特別陸戰隊本部。<sup>18</sup>

當時的主要民生能源為木炭，無論日常炊事或冬日取暖，木炭需求量皆極大。廖父開始經營木炭生意，將台灣所製木炭經基隆運至上海販售，往返兩地，生意逐漸興隆。<sup>19</sup>

---

18 海軍特別陸戰隊是日本海軍於1932年為保護上海日本人權益而派駐的常設陸上戰鬥部隊。在第二次上海事變期間，該部隊部署了約2,000名士兵。

19 葉連鵬，〈太陽旗下的南丁格爾——海外從軍看護婦廖淑霞〉，《烽火歲月——台灣人的戰時經驗》（南投：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5），頁96。

早期在上海的台灣人經濟普遍拮据，只有與軍方關係密切的御用商人能夠獲利豐厚。第二次上海事變後，原本在當地的651名台灣人減至約300人，不少人躲進英、法租界，甚至偽裝成「中國人」以避風頭。然而，自從日軍於1938年10月佔領廣州與武漢後，有些「一流的台灣人」也開始遷入上海，積極參與當地建設。<sup>20</sup>

1941年12月7日（日本時間12月8日），日本突襲珍珠港，英美隨後對日宣戰，日本軍隊遂佔領各國在上海的租界。自此，上海成為僅次於廈門，台灣人聚集最多的城市。根據1943年12月臺灣總督府外事部管理課的調查，當時上海已有3,767名台灣人居住。<sup>21</sup>

廖淑霞一家抵達上海後，她轉學進入1939年創立的「上海居留民團立第二北部日本尋常小學校」（該校於1940年更名為「上海第五國民學校」）就讀。與

---

20 許雪姬，〈1937-1947年在上海的臺灣人〉，《臺灣學研究》，第13期，2012年，頁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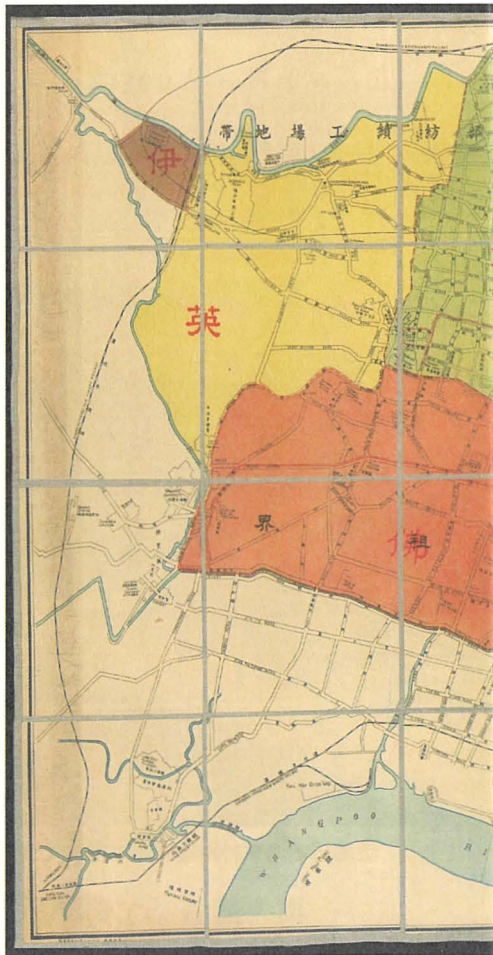
21 許雪姬，〈1937-1947年在上海的臺灣人〉，《臺灣學研究》，第13期，2012年，頁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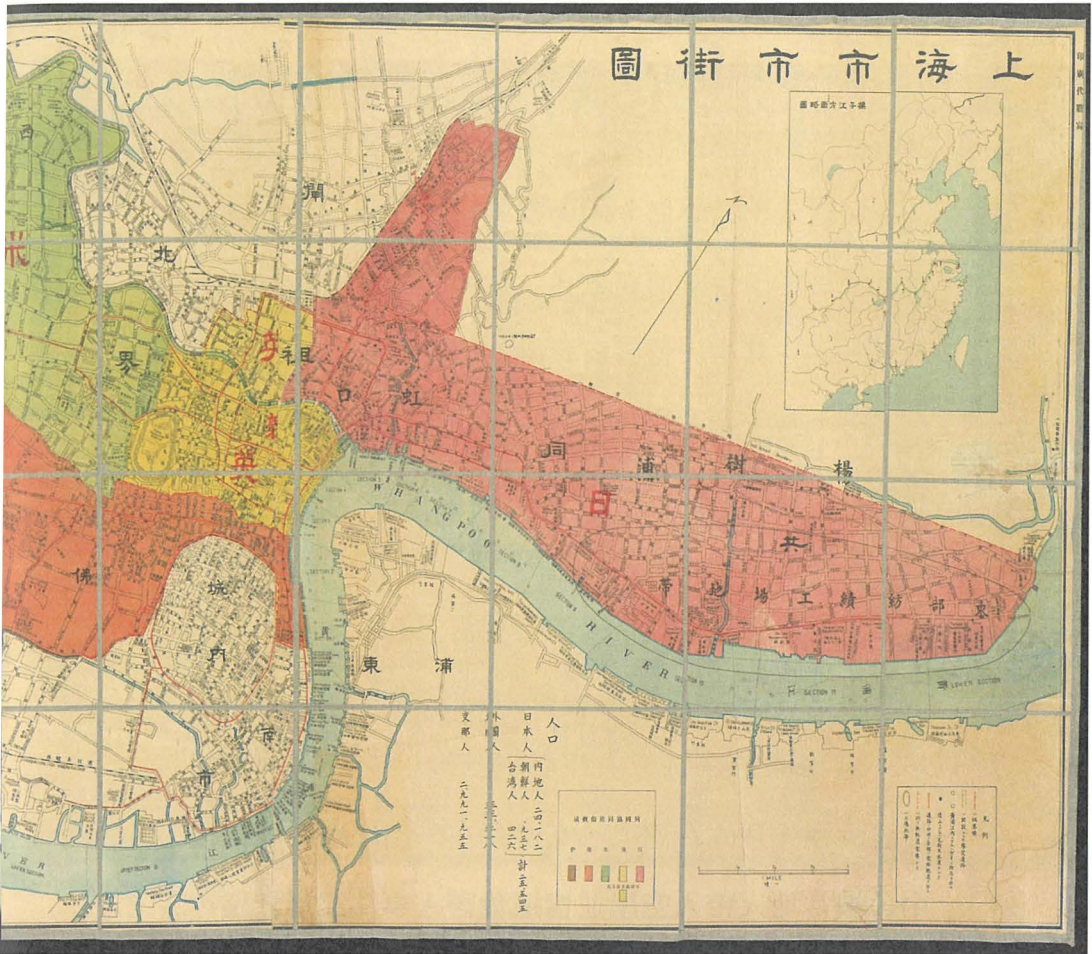


上海日本海軍特別陸戰隊本部。（出處：《昭和十二年支那事變寫真帖：湖東會戰編》）



1939年，上海四川路米店前，舅舅牽著年幼的弟弟廖吉雄。當時舅舅在上海從事米糧買賣，另一位舅舅則定居大阪，直到戰後仍留在當地生活。





1932年上海市地圖（ジューサーン商會發行）地圖上記載的上海人口為：日本人（內地人 24,182；朝鮮人 937；台灣人 426）、外國人 33,218，以及中國人 2,991,955。

她在台灣所就讀的公學校不同，這所學校的學生以日本人為主，班上僅有少數來自台灣與朝鮮的學生。

當時廖淑霞已升上六年級，從台灣的公學校轉入這所位於國際都市上海的日本人學校，對她而言無疑是一次現代化教育體制的衝擊。起初，她因身分差異而遭到日本學生排擠與欺負。然而，命運的安排卻令人意外——其中一位曾欺負她的日本同學，後來與她一同考上女子商業學校，兩人在朝夕相處中逐漸建立起友誼，最終成為親密的朋友。

廖家剛搬到上海時，正值第二次上海事變結束不久，當地治安尚未恢復，情勢相當混亂。北四川路一帶有許多中國居民撤離後留下的空屋，成為治安死角。淑霞與弟妹每天上學必經此地。有一次，一位從事浴桶生意的台灣人，其女兒在外出向顧客收款途中，被當地人帶入空屋並慘遭殺害。事件震驚社區，父親因此嚴加叮囑子女，放學後務必立刻返家，不可在外逗留。

第五四號

卒業證書

廖氏 淑霞

昭和二年七月十日生



尋常小學校ノ教科ヲ  
卒業セシメトテ證書ス

昭和十五年三月二十日

上海居留民團立

第九部日本尋常小學校長勲等并口績



廖淑霞小學卒業證書 (1940年3月20日)。

1940年3月，小學畢業後，廖淑霞考取了那一年剛創立的「上海日本女子商業學校」。她所屬的第一屆全校僅有109名學生，其中絕大多數為日本學生，另有6名朝鮮人與4名台灣人。<sup>22</sup>

該校課程規劃多元，除教授打字、算盤等實用技能外，也涵蓋日本茶道、插花（生花）、煮食、日本扇製作及和服縫製等傳統藝能。此外，學科課程亦包含日本地理、音樂與歷史等知識教育。學校特別強調女子品德的培養，致力於培育內外兼修、具備現代觀念的新時代女性。為了增強實務經驗，學生暑假期間還須前往上海各政府機關或企業單位進行實習。<sup>23</sup>

當時上海僅有兩所高等女子學校，淑霞在中岡正夫先生的推薦下報考這所新成立的女子商業學校。中岡先生認為，新時代女性應具備一定的商業知識，才能適應未來社會的需求。然而，淑霞的祖母卻持保守

---

22 1945年8月隨著終戰而廢校。成功畢業者僅限於包含廖淑霞在內的第一期生至1945年3月畢業的第三期生。終戰時，廖淑霞的妹妹仍在就讀。

23 葉連鵬，〈太陽旗下的南丁格爾——海外從軍看護婦廖淑霞〉，《烽火歲月——台灣人的戰時經驗》（南投：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5），頁96。



1940年，上海日本女子商業學校一年級學生合影。前排右二為廖淑霞。

觀念，認為女孩子無需受過多教育。儘管如此，後來淑霞的妹妹也報考該校，並順利錄取。

廖女士回憶，她在上海日本女子商業學校的學業成績表現優異，尤其在珠算方面更是出類拔萃。她還在暑假期間到銀行實習，累積了實務經驗。此外，她也是校內的乒乓球選手。1942年，她所屬學校在全上海高等學校桌球比賽中奪得冠軍，成為一大榮耀。校內也聘有中國籍教師，教授學生北京話，讓她在課堂上初步接觸了語言教育的基礎知識。

儘管處於戰時，上海學校實施的皇民化教育似乎不若殖民地台灣那般嚴格。她記得曾在學校「修身」課裡背誦《皇民訓》，但對於集體參拜學校附近的上海神社（建於1933年）則無明確印象。

《皇民訓》的三句口號如下：

君のためには血を流せ（為天皇流血）

人のためには涙を流せ（為他人流淚）

己のためには汗を流せ（為自己流汗）<sup>24</sup>

24 這則口號宣言見於上海日本女子商業學校的畢業紀念冊，至今未曾於其他資料中出現。



1942年，上海各高等學校桌球比賽冠軍學校慶祝合影。後排右二為廖淑霞。

1941年12月7日（日本時間12月8日），日本突襲美國夏威夷珍珠港，正式對美開戰。廖淑霞清楚記得當天班導師工藤老師激動地對學生說：「這次的珍珠港攻擊大獲成功！照此態勢，日本軍在中國戰場上也必將取得重大勝利！」<sup>25</sup>

在皇民化時期，不少殖民地人民開始改用日本姓名。班上的6名朝鮮學生中，除了其中一人之外，其餘皆已改名；然而廖淑霞與其他3名台灣學生則未有更名。<sup>26</sup>當時在台灣，改姓名通常是為了獲得更多配給物資；但上海物資仍算充裕，尚未實施配給制度，因此缺乏改名的誘因。她在學校時，日本同學通常稱呼她為「淑霞（しっか Shiika）」。

此外，廖家與當地上海鄰居相處融洽。當時不少上海人透過黑市購買雞蛋與米等生活必需品，然而若被日本憲兵發現，這些物資往往會被強行沒收。由於廖淑霞精通日語，常代鄰居出面向士兵說情，協助他們順利通過。

<sup>25</sup> 廖淑霞訪談，2025年2月26日，台北，廖淑霞宅。

<sup>26</sup> 《上海日本女子商業學校畢業紀念冊》，1943年，非出版品。



上海日本女子商業學校校徽。



上海日本女子商業學校校舍全景。(出處：上海日本女子商業學校1943年畢業紀念冊)

淑霞回憶，她對上海城市景觀的印象並不深刻，因為父親性格嚴謹，不允許女孩子隨意外出玩耍。她的生活幾乎只在學校與家之間往返，有時放學後還需到工廠幫忙，幾乎沒有機會與朋友一同嬉戲。不過，她仍記得有一次偷偷與朋友去看電影，那是當時十分風靡的大片——李香蘭主演的《支那之夜》（1940年）。<sup>27</sup>片中由李香蘭演唱的〈支那之夜〉與〈蘇州夜曲〉旋即成為流行歌曲。

學生時代最美好的回憶之一，是1942年10月舉行的畢業旅行。女子商業學校的畢業生們展開為期四天的旅程，參訪了杭州（西湖）、蘇州（西園、虎丘塔）及南京（中山陵），留下深刻印象。

1943年自校畢業後，廖淑霞進入由日本政府設立的國策公司——東亞海運株式會社，擔任總務課職

---

27 電影明星李香蘭（日本名山口淑子，1920-2014），為了拍攝電影，從1940年左右開始以上海為據點展開活動。由於當時人們相信李香蘭是中國人，因此在戰爭結束後，她曾以漢奸嫌疑被送上軍事法庭受審。然而，後來證實她是日本人，因此被判無罪釋放，並於1946年3月遣返日本。〈山口淑子〉，《維基百科》（日文版），2025年4月23日閱覽。



1943年，廖淑霞（左）與荒井（右）攝於東亞海運株式會社前。

員。<sup>28</sup>她回憶：「我進東亞海運任職時年紀尚輕，個子也小，但仍有年長的工友為我端茶，服侍於旁，可見當時階級意識相當明顯。」<sup>29</sup>她之所以選擇這份工作，不僅因待遇優渥，更因東亞海運員工搭乘船隻免費，方便她實現返回台灣探親的願望。

當時廖家居住在閘北（日本人念Zahoku，上海市北部），<sup>30</sup>淑霞每日搭乘黃包車前往車站，再轉乘路面電車上班。沿途會經過共同租界、外白渡橋（Garden Bridge），抵達繁華的外灘（Bund）。她清楚記得，白渡橋下有公園（Public Garden，即今黃埔公園），也在英國租界的邊界立著蘇格蘭的衛兵。另外，她也記得，在1941年珍珠港事件隔天，從電車窗外望去，港口裡多艘英國船艦傾斜倒臥，場景令人震撼。

28 東亞海運株式會社是以日清汽船為基礎，合併日本郵船、大阪商船、近海郵船等11家航運業者所經營的對華航線而設立的國策會社，於1939年10月正式成立。蕭明禮，〈資源運輸與佔領區航運壟斷體制：以中日戰爭前期東亞海運株式會社的成立與經營為中心（1937-1941）〉，《近代史研究所集刊》82期（2013.12），頁123。

29 葉連騰，〈太陽旗下的南丁格爾——海外從軍看護婦廖淑霞〉，《烽火歲月——台灣人的戰時經驗》（南投：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5），頁97。

30 1932年上海事變和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期間，這一區經歷了激烈的城市戰鬥。

- ◇長崎行
- ◇神戶行
- ◇門司・大阪行
- ◇大阪・名古屋・橫濱行
- ◇神戶・名古屋・橫濱行
- ◇青島・芝罘・天津行
- ◇芝罘・天津行
- ◇青島・威海衛・大連行
- ◇廈門行
- ◇基隆・廈門行
- ◇基隆行
- ◇天生港行
- ◇新港方面行
- ◇崇明島行

# 東亞海運株式會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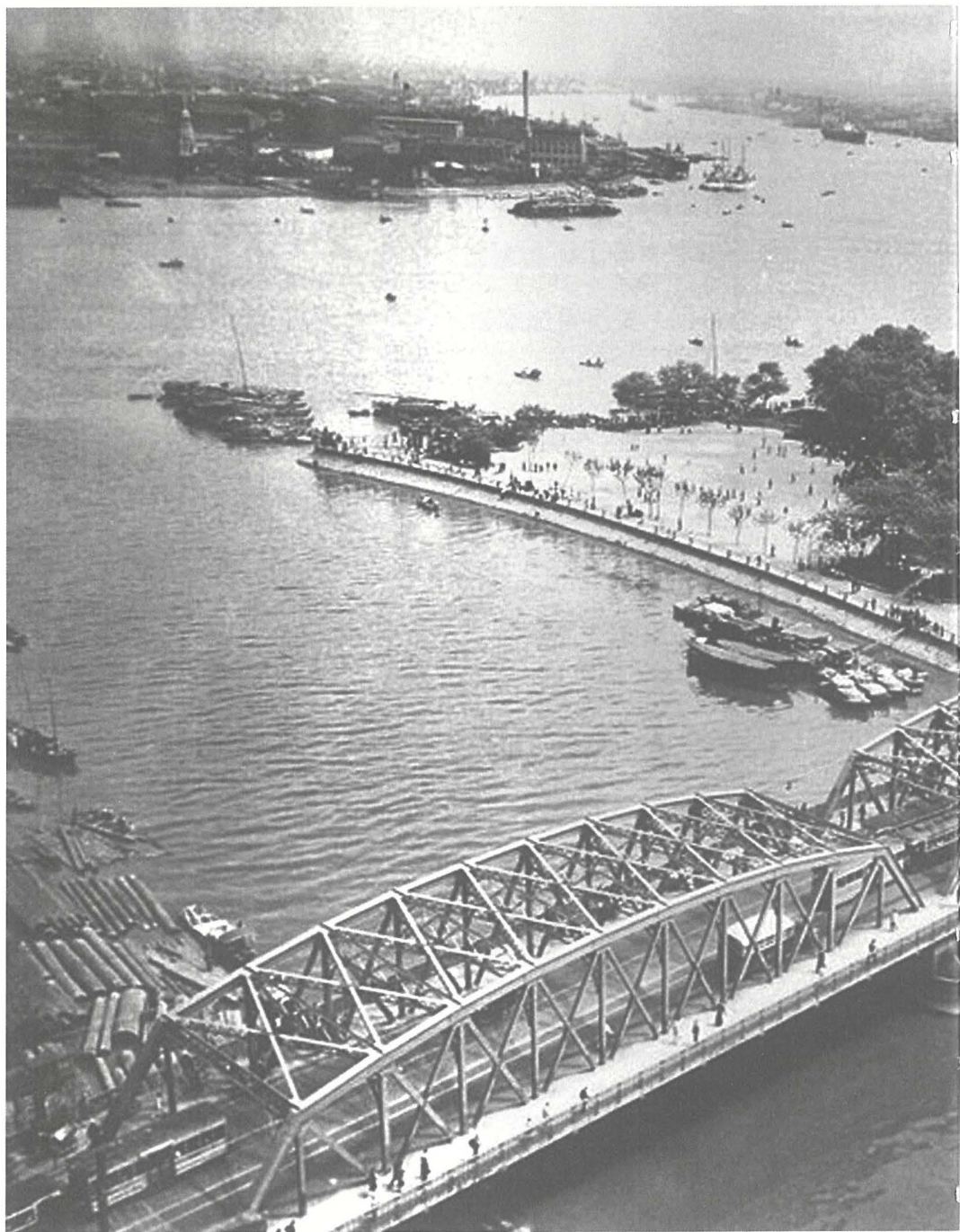
## 上海黃浦灘路五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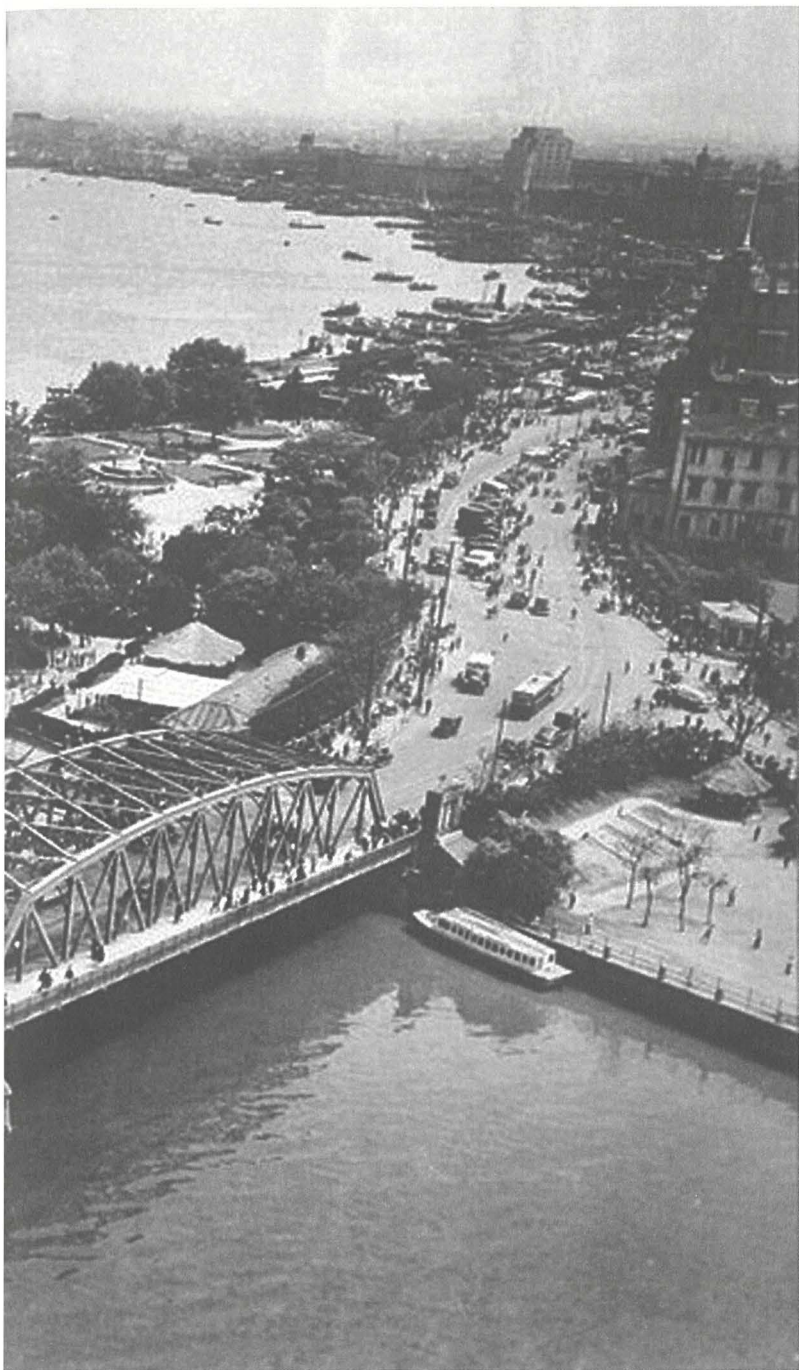
電話

各係接續一九六〇〇  
連絡船切符發賣所(アスタールハウス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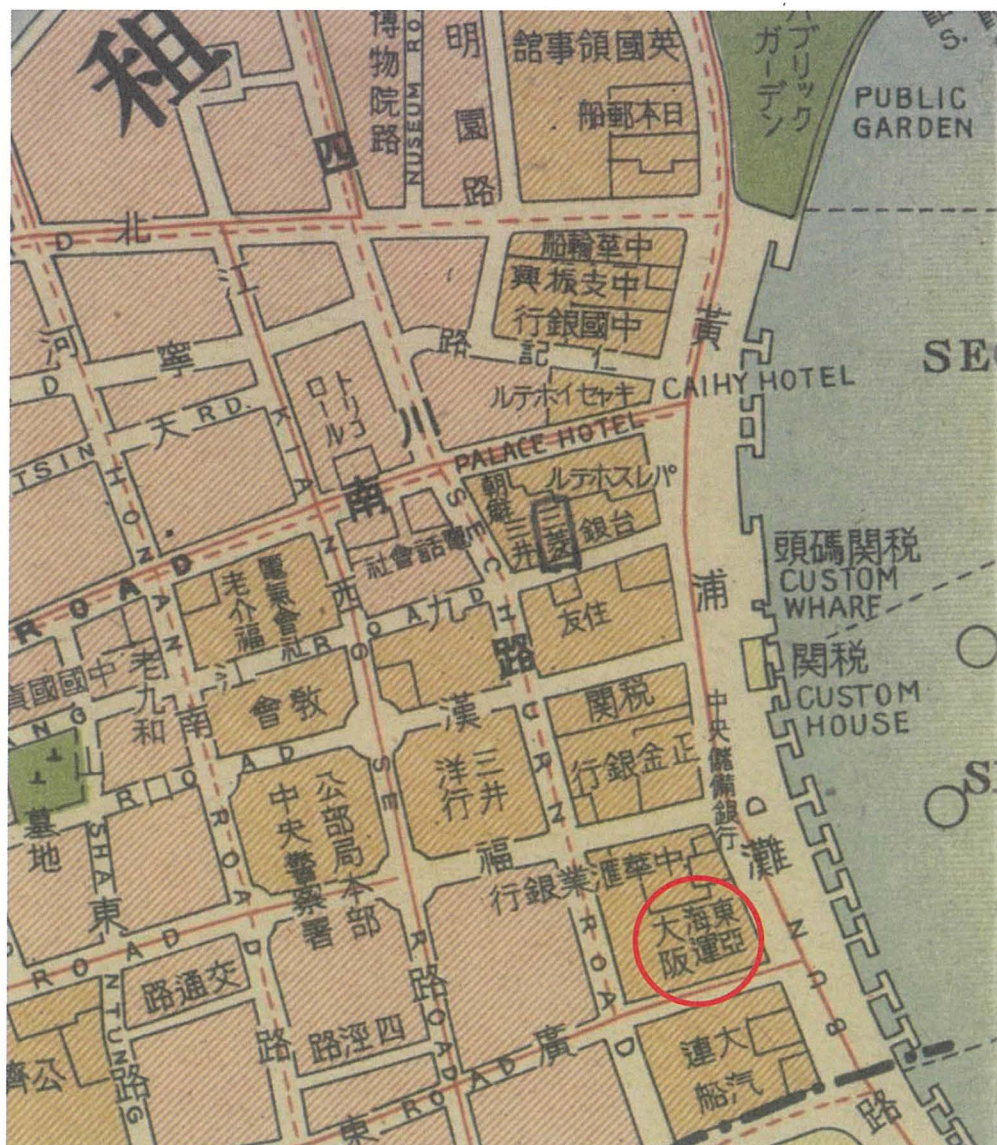
四二二五五

東亞海運株式會社廣告，《上海》987號，1939年10月，頁127。(Tokyo University and the Hoover Institution Library & Archives Hoji Shinbun Digital Collection提供)





1930年代的上海外白渡橋 (Garden Bridge)。畫面左側為公共花園 (Public Garden)，遠方可見外灘 (The Bund)。  
(郎靜山拍攝)



1943年最新大上海地圖（日本堂書店發行）中東亞海運會社的位置。



在東亞海運工作的期間，讓她印象最深刻的事件之一，是1943年8月20日，她與同事一同前往慰問駐軍士兵。當天下午五點下班後，他們前往軍營，表演日本舞蹈、演唱歌曲，活動持續至晚上十點。由於夜深路途危險，軍方特別安排車輛將每位慰問人員一一送返家中。這次慰問經驗，加上自小在學校所接受的皇民教育，使廖淑霞萌生了志願成為赤十字從軍看護婦的念頭。

戰爭期間，廖淑霞一家九口因局勢動盪而被迫分散各地。原本在1939年，祖母與家人一同遷居上海，但由於當地氣候寒冷，父親後來決定將祖母與淑霞的妹妹、弟弟們送回台灣暫住。一直到1942年8月，祖母病重，父親才將他們再次接回上海。

當時戰火愈演愈烈，美軍潛艇頻繁出沒於海上，嚴重干擾航運。原本從基隆前往上海僅需兩、三天的船程，卻因此延誤至一週之久，途中甚至需在青島停靠。祖母最終於1943年3月，在淑霞自女子商業學校



1943年8月20日，東亞海運慰問團跳日本舞慰勞駐軍士兵。前排右五為廖淑霞。





1943年8月20日，東亞海運職員慰勞團合影。前排右六為廖淑霞。

畢業、進入東亞海運工作後一個月，於上海辭世。祖母的喪禮以日本傳統方式莊嚴地舉行。親屬在手臂上繫上黑色臂章，鄰居也幫忙準備飯糰。自1942年起，戰爭的加劇也重創了父親的木炭生意。由於台灣與中國之間的船運受阻，無法順利運輸木炭至上海。為應對變局，父親轉而從事食品加工，製作黃豆粉、白玉粉、紅豆沙餡，並以麥芽提煉澱粉糖漿（即「水飴」，mizuame）販售給住上海的日本人。

他在工廠中雇用了四、五十名工人，事業規模迅速擴大。當時父親甚至一度返回台灣，將台中的土地售出，再以該筆資金於上海市閘北區購置了四、五棟房產，並興建工廠。生意蒸蒸日上，令他一度無意返回台灣定居。

## 第四章

# 志願成爲從軍看護婦

1944年10月，廖淑霞「志願」加入從軍看護婦行列，接受招募成為日本赤十字社的一員。她回憶道：

「那年我17歲，剛從女子商業學校畢業。消息傳出後，整個校園乃至上海租界地區，到處張貼著招募從軍看護婦的傳單，內容寫著『提供完整職前訓練，免費食宿，每月薪資120元，歡迎17至20歲女性加入』。」<sup>31</sup>但她將此事告訴父親時，父親並不答應，因此她最後是偷偷去報考的。

當時在台灣，不少女性因高薪誘因而志願成為看護助手；但廖淑霞的情況有所不同——她畢業後已在東亞海運任職，薪資遠高於從軍看護婦。她的選擇並非基於經濟考量，而是源於內心深厚的愛國情懷。

她是上海日本女子商業學校中唯一一位自願成為從軍看護婦的學生。順利通過甄選後，她正式加入「日本赤十字社」，並被派往「中支派遣登第1632部隊上海第173兵站病院」<sup>32</sup>任職，並改名為「廖淑子」。<sup>33</sup>

---

31 應大偉，〈台灣戰地南丁格爾之二——廖淑霞〉，《台灣女人》（台北：田野影像，1996），頁208。

32 「登部隊」是指中國派遣軍第13軍司令部本部。

33 台灣人在1940年被允許改姓名。即使未改姓名的人，若成為軍人或軍屬，在入伍時也被強制改姓名。加藤邦彥，《一視同仁の果て》，東京：勁草書房，1979年，188-189頁。

## 在上海兵站病院的從軍經驗

進入軍醫院服役後，廖淑霞首要之務便是學習基本的護理技能。每天上午修習課程，下午則進行實地照護實習，可謂邊學邊做，訓練密集。期間還特別安排步槍射擊訓練，以備萬一美軍登陸、需要面對正面衝突。經過為期四個月的短期看護課程後，她正式被分派至「上海第173兵站病院」的內科部服務。

當時正值戰爭後期，戰火綿延，死傷無數。內科部所收治的大多為感染傳染病的病患。每位看護婦常需獨自照料近80名病人，卻僅有一名醫師負責診斷與治療，醫療人力極為匱乏。

廖淑霞回憶道：「戰爭末期每日湧入的傷患多得難以計數。我雖是看護婦，在醫生分身乏術時，又不能見死不救，傷患一進來就必須完全獨立作業，從診療、注射到包紮，每天面對著血肉模糊的軀體時，不能膽怯，搶救的工作責任落在每一位醫護人員的身上，是很大的壓力。有時，夢

境中會出現傷患哀嚎和不支倒地的可怕景象，常使自己夜不成眠。」<sup>34</sup>她還感慨地說：「士兵們真的很可憐。有些患上赤痢（痢疾），腹瀉不止。我們甚至得用脫脂棉塞住他們的肛門，盡量減緩失控的排泄。」<sup>35</sup>

醫院生活幾乎與軍人無異。看護婦宿舍就位於醫院旁，一間房住6至7人。醫院共有約20餘名看護婦，大多數來自日本，僅廖淑霞一人來自台灣，另有2名來自朝鮮。實際上，志願從軍的看護婦人數並不多，僅有4位。

每天早上點名後，她們需接受軍事訓練，如薙刀演練、三八式步槍射擊與行軍訓練等。午、晚餐的準備工作也由看護婦負責，她們需拉著手推車前往廚房領取菜餚（飯上げ<sup>36</sup>），日常飲食多為麥飯。每晚安排兩名護士值夜班（當直），負責夜間照護並記錄每

---

34 應大偉，〈台灣戰地南丁格爾之二——廖淑霞〉，《台灣女人》（台北：田野影像，1996），頁210。

35 廖淑霞訪談，2025年4月7日，台北，廖淑霞宅。

36 「飯上げ」是軍隊用語，指的是領取餐食。

位病患的健康日誌。<sup>37</sup>

雖然患者視她們爲「白衣天使」，但醫院明令禁止戀愛，一經發現即會受到處分。不過實際上，工作忙碌到讓人無暇分心，她們幾乎沒有時間與病患閒聊。即使有心交流，也根本沒有機會。而其他男性衛生兵大多被分派至不同病棟，與看護婦的接觸極爲有限。

剛入隊時，廖淑霞因爲工作辛苦，又思念家人，常在夜裡暗自啜泣。但她也明白，自己沒有長久沉浸在憂傷中的本錢，因為醫院的生活從早忙到晚，幾乎沒有片刻閒暇。

她們每半個月僅能休息一天（上午九點至下午四點），休假時可搭乘軍用卡車進入上海市區，順道回家探望家人。難得的休息時間，她常與其他護士一起哼唱流行軍歌，其中《婦人從軍歌》印象最深：

---

37 廖淑霞訪談，2025年4月7日，台北，廖淑霞宅。

味方の兵の上のみか（不僅是照顧我方士兵）

言も通わぬ敵までも（即便是言語不通的敵人）

いとねんごろに看護する（也懷著深切的關愛細心護理）

心の色は赤十字（這顆心的顏色是紅十字）

除了戰傷兵，廖淑霞也曾照護過肺結核患者。她描述結核菌在肺部如網狀般蔓延，最終會在肺中形成空洞。這種細菌不僅會破壞肺部，還可能擴散至全身各處，因此極具傳染性，令人恐懼。更可怕的是，它無法用肉眼辨識。每天上班時，她必須戴口罩，用三角巾包裹頭髮，並在回到宿舍後徹底洗澡、清潔全身。當時尚未發明結核菌的有效治療藥物，許多士兵的死亡過程極為痛苦，這些畫面至今仍深深烙印在她心中。她感慨地說：「他們真的很可憐。」

儘管看護婦們全力以赴地照護，仍有許多病患不幸病逝。病人過世後，遺體必須儘快送往冷凍室。然而，由於屍體通常相當沉重，僅靠護士難以搬運，往

往需要請求病況較穩定的病患協助。由醫師確認死亡後，遺體即被送往火化處理。

## 上海遭美軍空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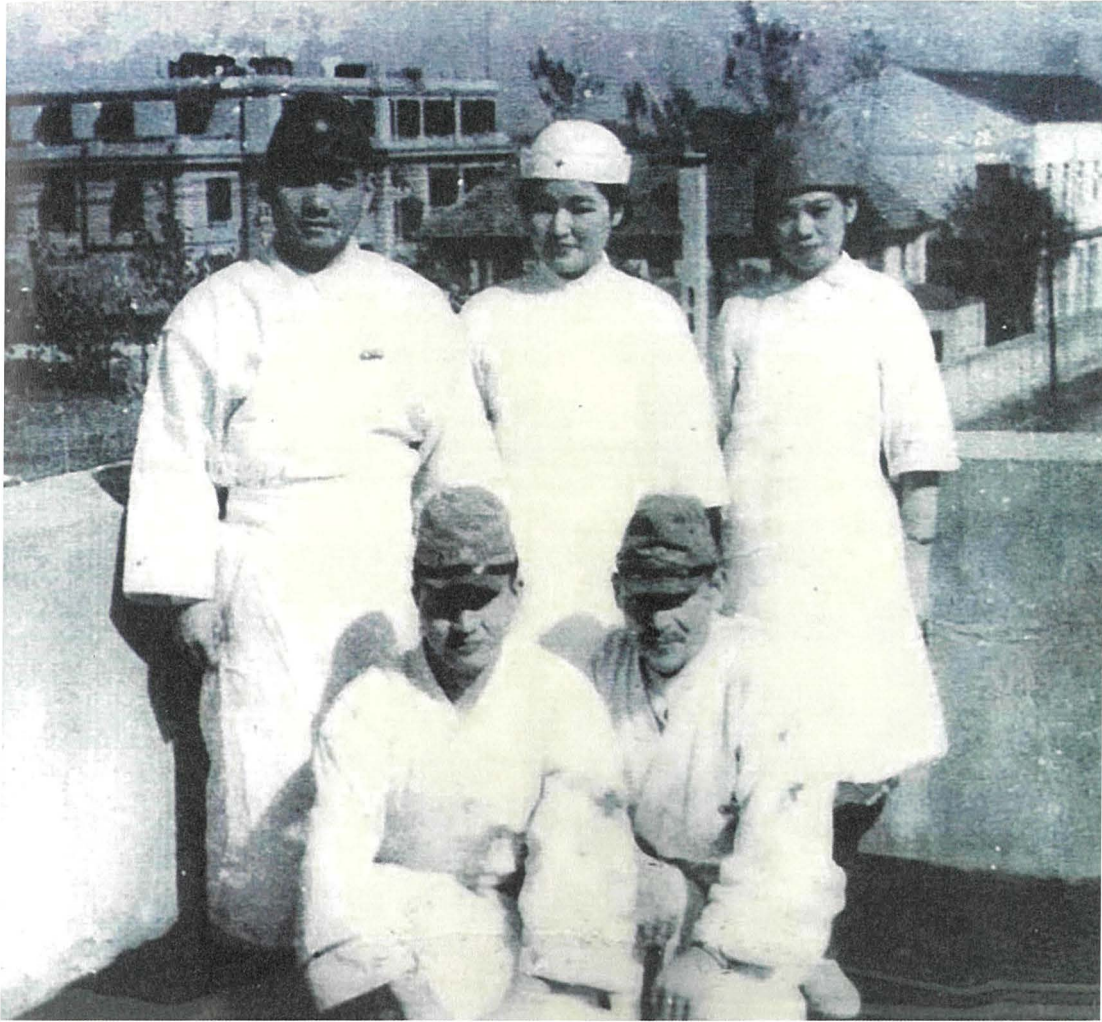
上海的空襲自1944年7月開始，美軍鎖定碼頭、機場、軍需工廠與倉庫等軍事設施為主要打擊目標，直到戰爭結束為止，共發生20次以上的空襲，對當地居民生活造成極大衝擊。

1944年11月的一次空襲中，由於上海電力公司遭轟炸，導致法租界發生大規模停電，自來水供應也因此受到限制。特別是在11月11日，上海經歷戰時最大規模的空襲，共造成約4,500人死傷。此波空襲的目標已不限於軍事設施，連醫院也未能倖免。<sup>38</sup>

每當空襲警報響起，護士們便須迅速熄燈、疏散病患，甚至親自扛起無法行動的病人，將其轉移至防空壕中。回憶起這段戰地經歷，廖淑霞感慨地說：

**「其實在戰地，醫護人員的辛苦與危險並不亞於軍人，我們不僅要照顧傷病者，有時還要接受軍事訓練；空襲時，一般**

38 劉韻琿，〈アジア・太平洋戦争における米軍の上海空襲 —上海住民の視点から考える〉ICCS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Studies, Vol.13(2), 2021, 頁71。



1944年，上海兵站病院頂樓合影。

後排右一為廖淑霞；中間為島田看護婦；其餘三人為住院病患。後排左一胸前佩戴階級章者為軍曹。圖中白色帽子為正看護婦所戴，卡其色（國防色）帽子則為「見習い」看護婦（即實習護士），完成四個月實習期後，方可晉升為正式看護婦。

官兵即刻躲入防空壕內，我們卻得在病院忙進忙出，護送病患入防空壕、在外面照顧患者……」。<sup>39</sup>

1945年3月，她所服務的上海第173兵站病院遭受空襲，造成一名朝鮮籍護士（姓「蘇山」）不幸遇難，令全體人員深感哀痛。<sup>40</sup>

隨著空襲日益加劇，護士們被分配了昇汞錠，以備「不時之需」。由於平時已被灌輸「寧死不屈、絕不被俘」的思想，她們立即明白那藥錠的真正用途。到了1945年春，甚至開始流傳美軍即將登陸上海的消息，氣氛愈加緊張。

---

39 曾秋美，〈奉獻青春卻被踢來踢去——廖淑霞滿腹辛酸委屈〉，陳銘城、張國權等編著《台灣兵影像故事》（台北：前衛出版社，1997），頁84。

40 李蔚，〈廖淑霞：從戰地護士到求償先鋒〉，端傳媒，〈紀念二戰結束七十周年：六個人的一九四五〉：<https://campaign.theinitium.com/20150905-wwii-veterans/index.html>，2015年9月5日（2025年4月23日閱覽）。



1944年，上海南市登第1632部隊兵站病院一樓合影。右為廖淑霞，左為大石看護婦。



1944年，上海兵站病院合影。

二排右一為醫護士長、右二為廖淑霞。前排左一與左二為朝鮮籍看護婦，其中左一者後來於盟軍空襲中不幸罹難。二排中未戴帽子的三位女性為「皇軍慰問團」成員，皆為從日本來訪的歌手，前來慰問前線傷患。



1944年，廖淑霞於上海市登第1632部隊兵站病院草地留影。  
廖淑霞身著制服，於病院前草地拍照留念，背景為醫院建築的一部分。

第五章

---

敗戰與遣返回台

1945年8月15日接近中午時分，醫院指揮官突然下令所有職員到廣場集合。中午12點整，天皇宣布終戰的「玉音放送」透過廣播播出。廖淑霞聽到後，第一反應是困惑——她從小接受的教育和所有戰爭資訊，都是強調日軍戰況順利，勝利指日可待。

然而，從天皇陛下那尖細而斷斷續續的聲音與收音機的雜音中，她隱約意識到，那個被灌輸為神聖不可戰敗的「神國日本」，竟敗給了同盟國。廣場四周的日本人跪地痛哭。

「我也和大家一起哭了。」她回憶道。

事後，她聽說院內有一名日本籍衛生兵選擇自盡，讓人震驚與不捨。

戰敗後，醫院上下原本預期會由國民政府軍隊進駐。但時間一晃便是半年，直到1946年2月底，廖淑霞的母親親自來到醫院接她回家。此時台灣已被國民黨政府接管，她的台灣人身分已轉變成「中國人」，

不再受日本軍方約束，毋須再留在醫院。她匆匆離開，來不及向同袍道別，隨母親一同返回上海的住家。離開前，母親還從軍醫橘正綱大佐手中取得了她的「郵便貯金證明書」。<sup>41</sup>

戰後上海社會陷入混亂，治安惡化，街頭搶劫事件頻傳。廖家也擔心成為暴徒目標，在得知日本戰敗的消息後，曾一度逃往法租界，暫居於父親朋友家中約兩三個月，不敢返回住家與工廠。直到得知台灣人已歸類為「中國人」，才逐漸回歸原有生活。

隨著大批曾赴中國的台灣人滯留上海，大家都在等待遣返回台的機會。台灣人組成了「同鄉會」，協助彼此平安返鄉。廖家也開放家中空間收容同鄉，不過由於人數眾多、物價飛漲、物資短缺，廖淑霞的母親明言：「可以借住，但不供應餐食。」這句話既是坦白，也是無奈的現實寫照。

---

41 總共金額是1,566圓。

郵便貯金證明書

中支派遣第一六三部隊

陸軍看護婦 廖

淑子

貯金通帳

帳號番號

昭和三十五年八月十四日以前貯金高

昭和三十五年八月十五日以後貯金高

備考

歳次 丙午 二八八

壹千五百六拾六圓

右ノ者ニ對スル郵便貯金額ヲ證明ス

昭和三十一年 二月二十二日

中支派遣第一六三部隊長

陸軍軍醫 大佐

橘

正綱



廖淑子（廖淑霞）「郵便貯金證明書」，1946年2月22日開立，金額為1,566圓。

戰後初期，治安依然不穩，廖淑霞大多時間都待在家中，鮮少外出。日本人則被集中收容於虹口地區的「集中營」，等候遣返日本。



1947年9月29日，廖淑霞（前排右二）與農林處檢驗局台中分局全體同仁合影。



1947年，廖淑霞於農林處檢驗局台中分局前留影（下圖右一為廖淑霞）。

## 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時期

終戰後，廖淑霞的母親一心想返回台灣，然而父親卻猶豫不決，心繫上海的商機與未來發展。母親最終失去耐心，決定帶著淑霞搭乘帆船私自返台。不過，這項計畫在最後關頭被父親攔下——他為母女倆安排了正規客輪的船票。

1946年6月，廖淑霞與母親先行搭乘客輪自上海返抵台灣，父親則與其他子女暫留上海。妹妹則暫時寄養在父親朋友家中。其餘弟弟們於同年10月陸續返回台灣，而父親與妹妹則直到1949年5月上海遭共產黨攻陷前，搭上最後一班船逃回台灣。

戰後不久，淑霞的大弟曾短暫返回台灣，但在二二八事件後選擇再度返回上海。此後，由於中共接收房屋與工廠，家產盡失。他也因此長年滯留中國，一直到1988年台灣解嚴後，才得以返回故鄉。

回到台灣後，廖淑霞在台中稅金處擔任臨時工，工作約一個月。由於她擅長使用打字機，戰後的就業機會相對較多。隨後，她以打字員的身分進入農林處檢驗局台中分局工作，當時多數職員為外省人，而她的上司則是來自上海。

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時，廖淑霞主動前往台中醫院協助照護受傷民眾。期間，她親眼目睹參與武裝抗爭、組織「二七部隊」的知名台灣共產黨領袖謝雪紅。「我見過她一次，那時她來我們醫院慰問傷患，都是拿著槍與國民黨對抗的年輕人。」<sup>42</sup>她感慨地說：「那時我還不知道她（謝雪紅）是誰，後來才知道，真是讓我大吃一驚。」

根據她的回憶，當時台中縣長（應為宋增渠）也遭攻擊，被打得滿頭腫脹。所幸廖家在事件中平安無事，未遭牽連。

---

42 李蔚，〈廖淑霞：從戰地護士到求償先鋒〉，端傳媒，〈紀念二戰結束七十周年：六個人的一九四五〉：<https://campaign.theinitium.com/20150905-wwii-veterans/index.html>，2015年9月5日（2025年4月23日閱覽）。

然而，戰後的白色恐怖陰影仍籠罩著許多家庭。多年後，廖女士遇見了一位舊識——她昔日的看護助手，其丈夫在戰爭期間曾至海南島擔任日軍通譯，後來在台南麻豆遭國軍士兵拘捕，綁於樹上槍決，令人唏噓。

## 第六章

# 婚姻與家庭生活

回到台灣後，廖淑霞曾接到多次婚姻提親。1948年，22歲的她在楊秋標的妹妹介紹下與對方認識，兩人經過幾次在台中公園的約會後，決定攜手步入婚姻，建立家庭。由於兩人皆深受日本教育影響，性格相對保守，婚後生活中常見到先生走在前、太太跟在後的傳統步調。

楊秋標出生於1922年，原籍鶯歌（新北市），16歲前父母雙亡，自此靠自己謀生。婚後初期，他在「臺灣省石炭調整委員會」任職，而廖淑霞則在「七洋貿易行」擔任辦事員。「七洋貿易行」是一家由戰後從上海來台的商人經營的地下錢莊。1949年因涉入經濟糾紛，負責人遭到逮捕，導致許多將資金寄放於該行的民眾血本無歸，當時甚至流傳出一句俗語：「七溶八溶溶了了」。<sup>43</sup>

楊秋標後來調職至基隆，進入台灣肥料股份有限

---

43 其中「七洋」在台語中與「七溶」發音相同（chhit iūnn），意指錢像被溶解一樣消失無蹤。李南衡，〈那teh褪色ê台灣俗語話：七溶八溶溶了了！〉，《教會公報》，2017年10月16日，<https://tcnn.org.tw/archives/30878>，（2025年4月23日閱覽）。

公司工作。當時兩人已育有三子一女。孩子們年幼，生活繁忙，廖淑霞一邊照顧家庭，一邊學習紡織技能。為了讓孩子能吃上熱食，她常在出門前先用電鍋煮飯，再用棉被保溫。她每日步行至基隆市區學紡織，並帶著年紀最小的兒子同行，三名較大的孩子則已就讀小學。

之後楊秋標離開肥料公司，一家人遷居台北。他在江子翠擔任會計工作，而排行第二的女兒仍在基隆上學，廖淑霞則在太平市場從事紡織，也接家庭代工與販賣縫紉機等副業，日夜奔忙。

1975年，廖淑霞創辦「展生企業有限公司」，親自擔任總經理，先生出任董事長，兒子擔任廠長，專營兒童成衣外銷，產品主要出口至美國與加拿大。公司經營頗為成功。然而，後來隨著美元兌台幣匯率從1比38~39貶至1比24.5，利潤驟降，最終不得不結束營運。

廖淑霞回憶，當時政府規定婦聯會（由宋美齡擔

任會長)取得勞軍款作為營運經費，並要求進口商「每結匯1美元，必須附徵1元台幣」，這筆「勞軍捐」成為當時全國性的強制徵費措施。

## 被隱藏的身分：丈夫曾是日本兵

戰後，白色恐怖籠罩台灣，風聲鶴唳，台灣人對於自身從軍經歷噤若寒蟬。也因此，廖淑霞與楊秋標結婚後，竟不知彼此都曾擔任過「日本兵」。

解嚴之後，國內外媒體陸續前來採訪廖淑霞，而楊秋標始終未曾露面，每當記者造訪時，他總是躲進另一個房間，反而時常叮囑妻子：「不要談政治。」

直到2004年，廖淑霞前往南投參加由國史館舉辦的研討會時，才意外得知丈夫過去曾是「日本兵」。那天她原本是獨自出門，沒想到在台北車站搭乘前往南投的客運時，竟然巧遇也搭上同一班車的丈夫。

原來，楊秋標是第二期「台灣海軍特別志願兵」。<sup>44</sup> 1944年1月，他正式入所接受為期四個月的

44 日本政府在台灣共招募6期的海軍志願兵，除第一期招募1,000名外，其餘二至六各期各為2,000名，共11,000名。陳柏榛，〈若櫻的戰爭足跡—台灣海軍特別志願兵之部署與戰後復員（1944-46）〉，《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8卷，第2期，2012年，頁37。

訓練，之後被配屬至台南航空隊。當時他原本即將被派往海外參戰，但因為遲遲等不到運送部隊的軍艦，日本便宣告投降，讓他幸運地避過了戰火。

然而，他的許多同期志願兵卻沒那麼幸運。1944年11月10日，日本海軍特設巡洋艦「護國丸」在航行途中遭美國潛艦「魷魚號」（Barb，編號SS-220）擊沉，造成三百餘人喪生。其中包含了二百多位台灣籍海軍特別志願兵。<sup>45</sup>這些年輕的志願兵在高雄海兵團及海軍兵志願者訓練所接受訓練後，以「練習生」的身分被命令派赴日本館山海軍砲術學校及其他海軍學校，準備投入戰場，最終卻葬身海底。

這場戰爭期間所發生的重大海難事件，長期以來幾乎不為人知，直到2018年相關書籍出版後，才首度被揭露於世。廖淑霞讀完這本書後才驚覺，當年那艘載有五百條人命的軍艦竟然本身已有破損。<sup>46</sup>她不

---

45 這也是台灣海軍特別志願兵自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以來，死傷犧牲人數最為慘重的事件。不幸中的大幸，300名台灣志願兵中，仍有88名逃過劫難倖存下來。陳柏棕，《護國丸——被遺忘的二戰台籍海軍史》（新北：遠足文化，2018），頁31-52。

46 陳柏棕，《護國丸——被遺忘的二戰台籍海軍史》（新北：遠足文化，2018），頁31。



楊秋標於海軍兵志願者訓練所受訓時留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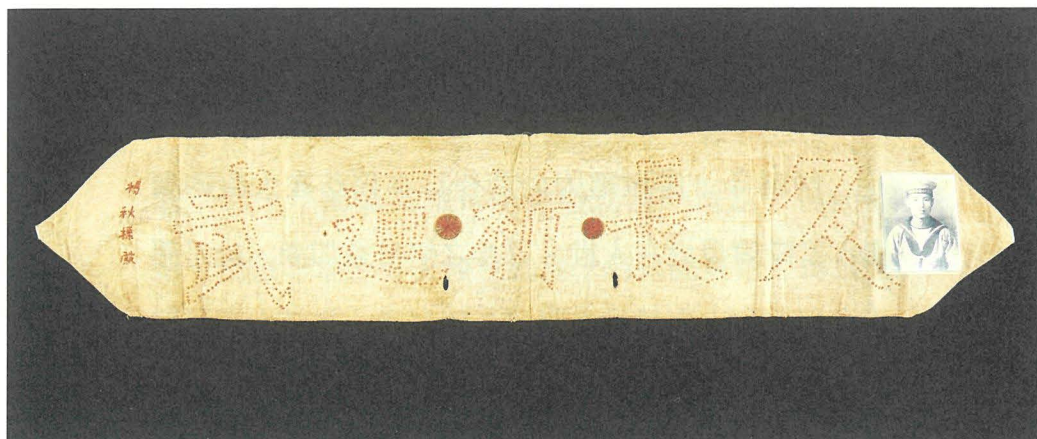
禁感嘆：

「真是可怕的故事。這艘船根本不應該啟航。在日本戰敗已是大勢所趨的情況下，還要把台灣的年輕人送往日本受訓，究竟是為了什麼？」

楊秋標於2006年辭世，享年83歲。廖淑霞至今仍珍藏著丈夫留下的「千人針」。這條千人針是他即將出征前，由表妹親手製作的。當時，妹妹每天站在街角，向來往的行人一一請求協助，才得以完成這條蘊含祈願與祝福的護身符。<sup>47</sup>戰後，這條千人針一直由他的母親小心保管。直到母親臨終之際，才將它物歸原主，親手交還給兒子，作為對他平安歸來的見證。

---

47 台灣文學作家陳千武在其作品《活著回來》裡面還描述到小說人物松澤京子送別志願兵林逸平時，就贈與一條千人針，期盼能夠保佑平安歸來，「我站在街角，求路過的婦女們，在這白布上一人縫一針，數天，共有一千個人縫一千針了，就給你，希望你在戰場，把它圍在腰腹上，誓以一千顆婦女誠心的祈願可以防彈，祝你武運長久」。陳千武，《活著回來：日治時期，台灣特別志願兵的回憶》（臺中：晨星出版，1999），頁62。



楊秋標的千人針。顧名思義，是由一千名女性共同以針縫製而成，象徵著祈求兵士平安的祝福與信念。二二八事件之後，許多台灣人擔心擁有與日本有關的物品會帶來麻煩，因此不少遺物被匆匆棄置、銷毀。然而，幸運的是，這條千人針始終由楊母妥善保存，才得以倖存至今，見證那段被塵封的歷史與家族記憶。

## 赴中國探親

二戰結束，大弟返回上海後，廖淑霞和家人便與他失去了聯繫。直到1970年大阪舉辦第一次世界博覽會期間，母親前往旅日兄長家中暫住了兩個月。她從住在神戶的一位台灣朋友口中得知，失聯多年的兒子仍然健在，並且住在上海。

1985年，廖淑霞因公前往日本探訪在大阪的舅舅。當時廖母尚在人世，思念之情日益加深，於是懇求女兒前往上海尋找失聯已久的兒子。當時台灣仍處於戒嚴時期，民眾禁止前往中國。不過，有些人會透過「第三國」繞道入境。淑霞決定冒險一試。她與丈夫一同前往東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日大使館申請簽證，隨後飛往上海。那時中國民間尚未普及私人電話，每個社區通常僅有一部公共電話。抵達後，淑霞撥通了弟弟所住社區的電話，向接線的人表明自己正在尋找胞弟。輾轉聯繫之下，兩人終於見上了面——

時隔四十年。

見面之後，淑霞才得知，弟弟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劃為「黑五類」之一，被下放到鄉間工廠修理馬達，生活極為艱苦。父親的一位好友——同樣來自台灣、姓廖的醫師，也在文革期間被捕入獄，最終因不堪酷刑折磨，吞棉花自盡。

在中國期間，淑霞還趁機展開了一段小旅行，重遊了四十年前修業旅行時曾造訪過的地點，例如蘇州、南京等地。五天後，她從上海返回東京，再飛回台灣。然而，返台後不久，她與丈夫即被警方約談。面對調查，他們堅稱：「沒去過大陸。」

淑霞的母親因年事已高，無法親自前往中國與兒子相見。然而，1988年台灣解嚴後，她的兒子與兒媳終於得以返台，與闊別多年的母親團聚。這場遲來的重逢，彌補了數十年的思念與等待。他們在台灣停留了幾個月後，才返回中國。

## 第七章

# 台籍日本兵求償運動

戰後，台籍日本兵的存在長期被忽視。直到1975年，二戰時期曾加入高砂陸軍特別志願兵、赴南洋作戰的台東阿美族士兵史尼育唔（日名中村輝夫，漢名李光輝）在印尼摩羅泰島的叢林中被發現，才讓社會重新關注這群被遺忘的戰爭參與者，也成為推動台籍日本兵求償運動的開端。

1977年8月，日本國內發起了一場要求對台籍原日本軍人及軍屬進行補償的訴訟行動。13名台籍原日本兵與戰亡者遺族共同提出訴訟，要求每人賠償500萬日圓。但該案於1982年2月遭駁回。原告對判決感到失望，批評該裁決為「毫無人性和憐憫之裁定」。律師團隨即向東京高等裁判所提起上訴。

然而，1985年8月東京高等裁判所仍然駁回上訴。儘管再次敗訴，法官卻在判決附註中指出：「應盡速消除這種不利益……此為對國政相關人士的期望。」這段文字激起日本國會的進一步審議。原告團旋即向最高法院提起最終上訴，歷時六年半後，於1992年4

月再次遭駁回，敗訴定讞。

儘管訴訟失敗，日本國會於1987年9月通過特別法，針對台籍戰亡與重傷殘者發放「慰問金」每人200萬日圓（約合新台幣44萬元）。然而，這筆金額遠低於日本遺族所能領取近兩千萬日圓年金，引發台灣社會對其歧視待遇及人權問題的憤怒與批評。即便如此，在1988年9月1日至1993年3月31日期間，仍有28,442件申請獲得批准，累計發放金額達568億8,400萬日圓。<sup>48</sup>

台灣國內的求償運動，直到1987年7月解嚴後才得以展開。1991年6月底，「台灣元日本兵關係暨遺族協會聯合會」籌備立案，卻遭內政部拒絕。相關人員轉向立法院及其他政府機構提出訴願，並針對日本政府對台籍日本兵發放弔慰金時的不平等待遇，前往日本駐台交流協會展開無限期靜坐抗議。<sup>49</sup>

或許正是這一連串的努力與堅持，促成1992年5

---

48 日本弁護士会，《戦争被害海外調査報告書》，1993年9月，頁76。

49 《中國時報》，1991年10月25日，15版。

月「中華台籍原日本軍人軍屬暨遺族協會」獲得政府正式承認，成為台灣歷史上首個代表台籍日本兵與遺族權益的合法組織。

廖淑霞後來也積極投入台籍日本兵的補償運動，成為協會的核心人物之一。她參與的契機始於1993年、66歲時，當時她在高雄《民眾日報》上看到一則廣告，呼籲台籍日本兵或其遺族向日本政府申訴，追討戰後積欠的軍人薪資。

同年10月31日至11月6日，廖淑霞與台灣遺族會的成員共80人赴東京展開抗議行動。他們前往日本郵政省、厚生省遞交陳情書表達抗議，並在東京車站前發放宣傳單。廖淑霞回憶，當他們抵達厚生省時，日本社會黨主席、當時擔任眾議院議長的土井多賀子，親自接見了團體中兩位來自台灣的女性代表，並與她們進行閉門會談。那時，廖淑霞才得知，這兩位女性是「從軍慰安婦」。

1990年代初期，外界常將「看護婦」與「慰安

婦」混為一談，導致部分原為從軍看護婦的阿媽們遭受異樣眼光，心中不滿。<sup>50</sup>此次抗議行動中，遺族會成員張銘顯（後來擔任副會長）建議，看護婦們應穿著日本赤十字社制服，以示區別並強調她們的醫護身分。廖淑霞認為這個提議很好，便在日本收集日赤看護婦制服的設計圖樣，返台後訂製制服。自此，她與其他看護婦在出席台籍日本兵活動時，皆著制服以示身分。

然而，雖然廖淑霞與其他從軍看護婦希望避免被誤認為慰安婦，這並不表示她們對慰安婦有所鄙視。慰安婦本身也是遺族會的成員之一。該會於1994年8月發表的聲明中明確表示，在七項訴求之一中寫道：「慰安婦應以人權侵害加以補償。」

1995年，在日本社會黨首相村山富市主導下，日本政府成立「亞洲女性基金會」，決定向原日軍慰安婦提供每人200萬日圓「贖罪金」，並額外補助

---

50 〈從軍看護婦不是慰安婦〉《中國時報》1992年3月3日。

300萬日圓醫療費用。儘管這項政策出於善意，卻意外加深了不同類型戰爭動員女性之間的補償差異。對此，廖淑霞曾表示：「慰安婦得到了500萬補償，而我們卻什麼都沒有。怎麼這麼不公平？」

## 郵便儲金的退還（2000年）

儘管台籍日本兵歷經多年努力終於獲得部分賠償，然而仍有重要議題懸而未決——其中之一便是關於殖民地出身軍人與軍屬的「軍事郵便儲金」退款問題。該問題自戰後即未獲妥善解決，主因在於這類儲金退款需透過政府間協商辦理，而當時代表台灣人民的中華民國政府，將曾為日軍效力的原台籍日本兵視為「敵對份子」，不願為其向日本政府出面交涉。<sup>51</sup>再加上自1972年中日斷交後，兩國之間無正式外交管道，日本政府更藉此政治僵局長期拖延儲金退款的處理，直到1990年代才開始出現實質回應。

1995年，日本政府宣布將儲金本息按「原額120倍」方式償還（稱為「沖繩方式」），卻與台籍日本兵長期訴求的「7,000倍補償」大相逕庭，引發強烈

---

51 日本政府向中華民國政府四次（1955.6.7, 1960.11, 1962.12, 1965.7）以書面敦促進行協議台灣居民補償問題，皆未獲中華民國政府之回應。邱國禎，〈揭開國民黨出賣台灣人日本兵的內幕〉，2025年4月9日，<https://pourquoi.tw/kmt-formosa-betrayed-japan-taiwanese-soldiers/>。

不滿。同年，眾多台籍原日本軍人與軍屬前往日本交流協會抗議，要求比照日本籍軍人待遇，並要求日本政府正式道歉。<sup>52</sup>

1996年3月，「中華台籍原日本軍人軍屬暨遺族協會」發起「拒領日債120倍萬人大遊行」，吸引約五千名台籍老兵走上街頭，前往日本交流協會抗議日本政府的歧視性政策。然而當天，交流協會台北事務所所長不敢出面接受請願書。最終，請願書改由總統府請願科黃姓科長代表，轉交總統李登輝。此次遊行中，廖淑霞以從軍看護婦的代表身分參與全程行動，不僅走上街頭，更隨隊進入總統府遞交請願，展現她持續為台籍日本兵發聲的決心與行動力。

台灣原日本兵對日本政府長年累積的不滿，曾在一次抗議中爆發為激烈行動。1996年6月25日，近30名原日本士兵假裝以辦理手續名義進入日本交流協會台北事務所，一進入便綁上日之丸（日本國旗）頭

---

52 張民忠，〈討個公道〉，《自由時報》，1995年8月15日。

巾，手持鐵鎚等工具，開始破壞辦公設備，包括接待櫃檯玻璃（不含防彈玻璃）與傳真機等物品。行動結束後，他們安靜坐下，等待警方到場。

警方事先掌握行動脈絡，明知其動機明確且無暴力傷人，因此並未強硬對待，反而禮貌地將他們護送上警車。事後估計損失金額約為300萬新台幣（約合1,200萬日圓）。據說臨走時他們還語帶諷刺地說：「這筆損害我們一定會賠，只是要等50年後，按120倍來算。」有趣的是，事件發生後，日本媒體錯誤報導本次行動的領導者為一名前從軍看護婦，導致廖淑霞無辜背負「首謀」之名，成為輿論焦點。<sup>53</sup>

---

53 《中華週報》，第1775號，1996年8月1日。

## 軍事郵便儲金： 要不要領受，這是一個問題

廖淑霞在擔任日本赤十字看護婦時，月薪為120日圓，相比之下，同一時期自台灣派往廣東、香港擔任看護助手的女性，月薪僅90日圓；而她的丈夫作為志願兵，新兵時期的薪資更低，陸軍僅18日圓，海軍則為21日圓。

然而，這些薪資並無法自由領取，全數須存入「郵便儲金」，不能隨意動用。到了1945年8月戰爭結束後，許多人甚至無法再領到薪餉，廖淑霞亦是其中之一。戰後，日本政府拒絕承認這筆債務，導致原本可作為證明的儲金憑證形同廢紙，讓人深感無奈與不平。

廖淑霞她共存有1,566元郵便儲金。若僅按120倍償還，只能換得新台幣約三萬元。她直言：「以當時的幣值來說，一千元可以買一棟『樓仔厝』了，三萬塊新

台幣簡直是欺負人。若以現在日本自衛隊的薪水來論，應該要賠七千倍才對。」<sup>54</sup>考量現實後，她們調整訴求，向日本政府要求賠償兩千倍，因為這筆錢是台灣用人用性命與勞力為日本換來的報酬。然而，日本政府態度強硬，最終只願意以120倍償還，且附帶限制：僅針對1945年8月15日戰敗前的存款適用120倍，戰後存款僅按10倍計算。對許多在戰後仍繼續服役的台籍日本兵而言，這無疑是極大的不公與羞辱，激起更大的反對聲浪與抗爭行動。<sup>55</sup>

1996年夏天，大阪一個民間團體舉辦二戰相關展覽，廖淑霞與多位台籍日本兵提供了珍貴資料，包括照片、服役證明、軍事郵便儲金通帳等。藉此機會，廖淑霞首次向日本民眾公开发聲，說出了她與眾多台籍軍人心中長久以來的訴求：

54 葉連鵬，〈太陽旗下的南丁格爾—海外從軍看護婦〉，《烽火歲月：臺灣人的戰時經驗》（南投：台灣文獻館，2005），頁103。1993年，日本自衛隊二等陸（海）士的月薪為155,300日圓。而在太平洋戰爭時期，台籍日本兵（二等兵）的月薪分別為陸軍18圓、海軍21圓。由此可得： $155,300 \div [(18 + 21) \div 2] = 7,964$ （倍）。

55 葉連鵬，〈太陽旗下的南丁格爾—海外從軍看護婦〉，《烽火歲月：臺灣人的戰時經驗》（南投：台灣文獻館，2005），頁103-104。

「郵政儲金與未支付薪資是年輕時流下的汗水與努力的結晶，亦是個人的正當權利。當時軍人的薪資微薄，但仍努力存下這筆錢，因此這筆錢關乎個人的尊嚴，絕不應被忽視。經過戰後五十年的等待，當事人早已年邁，許多人甚至已不在人世，已經等不起了。懇請以人道精神，盡最大努力，讓這筆錢盡快送到本人手中。」<sup>56</sup>

元廣東第一陸軍病院陸軍衛生大尉鈴木鐵雄亦表示支持：

「這筆儲金理所當然應返還本人，其能否發還，攸關日本的國際信譽。當年，這些少女以『大和撫子』自豪，奉日本為心靈上的祖國。如今她們已步入七十高齡，

56 (日語原文) 郵便貯金と未払い給与は、若き日野市と汗であり、個人の権利である。安い軍人給与を貯めたのだから、そのお金はその人の尊厳、無視できないはず。戦後五十年、返還の日を待ちながら、当事者はすでに高齢化し、亡くなっている。もう待てない。一刻も速やかに、人間の心を持って、本人の手元に届くよう最善を尽くしてほしい。東谷敏雄、武田大藏、石部誠、劉永中監修，《平和を築くとき》(大阪：日本機關紙出版センター，1996)，頁60。

返還已是刻不容緩……」<sup>57</sup>

在國內外輿論與抗議聲浪壓力下，日本政府於1996年至2000年間陸續辦理郵便儲金退還。2000年3月1日，台灣各大報刊登「僅剩30天」的申請截止提醒（廖女士表示有留存報紙照片為證）。她原先堅持不領取退款，但最終改變心意：「如果我不領，日本政府只會省下這筆錢。」

2000年3月29日，也就是退還申請截止前兩天，廖淑霞代表台籍軍人與遺族，在我國外交部資助下赴日，上午由日本國會議員清水澄子（社會民主黨副主席）安排，與厚生省與郵政省官員會面，下午則在飯店召開記者會，發表兩篇聲明：《含淚的聲明》與《血的抗議》，向日本政府表達最深的悲憤與抗議

---

57（日文原文）本貯金は当然、本人たちの個人所有に属するもの。払い戻し如何はわが国の国際信義に関する事。当時、若い娘が自ら大和なでしこであると自負し、それを誇りにして、日本を心の祖国として生きてきた。彼女たちも今や70歳を超える老人の域にあり糶 籠に払い戻しの処置を…。東谷敏雄、武田大藏、石部誠、劉永中監修，《平和を築くとき》（大阪：日本機關紙出版センター，1996），頁62-63。

（全文見附錄）。

最終，她一整年多的薪水與儲金僅換得1,750.22美元（約新台幣六萬餘元）。儘管領款完成，日本政府並未取回她的存款憑證。廖淑霞說：「我要留下這個資料，讓日本政府永遠留下虧欠台灣人民的證據。」<sup>58</sup>

回憶此事，她仍憤憤不平地說：「我其實根本不想拿這麼少的錢。雖然不甘心，還是忍著淚水接受了……日本政府太狡猾了。如果他們真的沒錢，我們也許可以體諒。但事實是，他們很有錢，這樣做真的讓人覺得是一種羞辱。」<sup>59</sup>

---

58 葉連鵬，〈太陽旗下的南丁格爾—海外從軍看護婦〉，《烽火歲月：臺灣人的戰時經驗》（南投：台灣文獻館，2005），頁106。

59 廖淑霞訪談，2025年4月7日，台北，廖淑霞宅。

根據2010年的新聞報導，日本全國郵局中，仍保留著約1,900萬個未提領的帳戶，包含朝鮮半島與台灣等前殖民地的居民與軍人帳戶。這些帳戶連本帶息合計約43億日圓。<sup>60</sup>雖部分帳戶可能屬於戰後返日的日本籍人士，但可合理推定，絕大多數屬於當時的殖民地人民。

---

60 〈旧植民地の郵便局への貯金、1900万口座・43億円残る〉《日本經濟新聞》，2010年8月18日，[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NASDG1800H\\_Y0A810C1CR0000/](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NASDG1800H_Y0A810C1CR0000/)，2025年3月13日閱覽。

## 第八章

# 台籍日本兵爭取歷史正義的未竟之路

廖淑霞雖於太平洋戰爭中僅服役一年四個月，然而她追求歷史正義的行動已持續逾三十載。至今（2025年），她已成為台籍日本兵最具代表性的代言人之一。因身體健康、思路清晰且個性開朗，日本的記者與研究者經常尋訪她。她不僅親自協助翻譯，還帶領田野調查團隊走訪台灣各地，尋找其他老兵，讓長期被遺忘的戰爭故事重見天日。

然而，軍事儲金的退還並非台籍日本兵爭取歷史正義的終點。相較於退伍國軍軍人（榮民）所享有的各項福利保障，台籍日本兵幾乎未獲任何制度性的照顧。更遺憾的是，除了高雄市的「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主題館」之外，至今台灣並無任何官方的公共紀念空間，用以悼念在二戰中戰亡的台籍士兵。

廖淑霞與其支持者的最後一場戰役，正是為了這群被遺忘的戰亡者立下一座紀念碑。他們計劃於2025年，也就是二戰結束80週年時，完成這座象徵歷史記憶與尊嚴的紀念碑。同時，高雄市關懷台籍老

兵文化協會也期盼廖淑霞能於今年獲邀，參加由日本政府每年在東京武道館舉行的全國追悼儀式。該儀式由來自全日本的戰歿者遺族參加，但自始至終從未有台灣人獲邀出席。

在台灣，自1990年代起已有民間團體自發舉辦追悼儀式。台灣海交會每年11月25日於台中寶覺寺舉行祭祀，日本福岡的民間團體也曾參與，並固定組團赴台舉行追悼行程。而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則於每年春秋兩季，在旗津舉辦兩場悼念儀式，吸引許多關心此議題的民眾與歷史研究者參加。

2016年11月5日，這場運動迎來歷史性時刻——總統蔡英文親自出席悼念儀式「征戰屬誰——追思·紀念台籍老兵」。當天，共有12位台籍老兵出席，廖淑霞代表致詞，語重心長地對蔡總統說道：「我（們）已經等您超過70年了。歷史可以原諒，但不可以抹黑，希望台籍老兵的真實歷史能傳承下去。」

然而，事後回顧，這場儀式似乎只是一次象徵性

的政治表演。雖為首位現任總統出席此活動，但在其任期內，政府並未針對台籍老兵採取任何實質政策行動。雖說他們不再被視為「中華民國的敵人」，卻依然被官方敘述所忽視。

即便如此，廖淑霞從未放棄。她持續參與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舉辦的各項活動，無論是追悼儀式還是學術研討會，皆親自到場。作為少數仍在世的戰爭當事人之一，她早已成為台籍老兵歷史正義運動的象徵人物。自2016年沖繩設立台灣之塔（台籍戰亡者紀念碑）後，她於2018、2019及2023年都與協會成員前往當地進行祭拜，替這段歷史留下見證與記憶。



廖淑霞與無數台籍日本兵，一直被歷史遺忘、邊緣化。戰後，日本政府以「已喪失日本國籍」為由，拒絕支付恩給，也未給予他們與日本籍軍人同等的補償。面對如此待遇，廖淑霞曾無奈地說：「我們是被拋棄（日語：ポイ捨て）的『日本人』。」

2007年3月，她在日本報紙上看到一則廣告，說明曾任日本赤十字社或軍醫護人員者，可申請由首相頒發的證書。<sup>61</sup>她立即撥打聯絡電話，卻被告知「不符合資格」，理由是她「不是日本人」。她憤怒地抗議：「這太不公平了。我當年是以日本人的身分為日本而戰，不是嗎？」

她也曾沉痛地表示：

---

61 日本政府向那些因服勤年數（曾在戰地服勤超過3年，並加算與舊日本軍人相同的服勤年資後，總年資達12年以上）不足而無資格領取補助金的前從軍護士寄送以首相名義發出的信函，該計畫截至2009年3月底為止。然而，申請條件之一是必須具有日本國籍。據日本總務省的說明，無論是恩給還是慰勞金的領取，條件都是必須擁有日本國籍。其理由為如果承認台灣籍的前從軍護士有資格收到這封信，就可能引發要求給予恩給的呼聲，恐將帶來重大影響。

「五十年過去了，我們將最寶貴的青春獻給了日本，卻像是無足輕重的存在。因為來自殖民地，就只能被像皮球一樣踢來踢去，沒有人願意聽我們說話。如今我們都已風燭殘年。我丈夫曾是海軍志願兵，但國民黨政府只補助從中國大陸來的老兵，對我們台籍老兵卻漠視無聞，這是不公平的。」<sup>62</sup>

她們被日本遺棄，也被戰後的國民政府視為「漢奸」或是被日本洗腦的可憐台灣人。雙重遺忘，雙重否定。

當年曾與廖淑霞一同赴日抗議、爭取權益的台籍老兵與看護婦，如今（2025年）幾乎已所剩無幾。我們該如何紀念他們？

請不要讓他們死第二次。

---

62 周婉窈主編，《台籍日本兵座談會記錄并相關資料》（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7），頁290。

2023年在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以及關懷人士之協助下，廖淑霞嘗試爭取參與每年8月15日在東京的武道館舉辦的全國戰歿者慰靈祭。該儀式由日本政府主辦，是全國遺族悼念戰亡親人的重要儀式，然而從未有台灣人獲正式邀請。

為此，廖淑霞特地撰寫請願書，並由日本友人親自轉交給時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她在請願書中深切表達心聲與訴求，其內容如下：

## 陳情書

我們台灣人在過去的大戰中，為了保護日本國及日本國民的生命與財產，作為日本軍的軍人、軍屬以及從軍看護婦奔赴戰場。在異國戰死的人數超過三萬，九死一生歸來的人，在戰後也被國民黨政府視為「叛徒」，過著十分艱辛的生活。如今，距離戰爭結束已近七十八年，我們這些曾經的戰爭參與者，除了少數人以外，幾乎已經作古。

當時，台灣在「男性志願當兵、女性擔任從軍看護婦」的號召下，接受皇民化教育的許多人，為了實踐「盡忠報國」，毅然「志願」參軍。我在上海日本女子商業學校畢業後，於1944年志願成為從軍看護婦，接受了短期訓練後，被分配到上海陸軍醫院。在猛烈的空襲中，我不顧自身安危，盡心盡力地照顧受傷的士兵。

儘管我們以日本人的身分為國效力，戰後卻僅僅因失去日本國籍的理由，被排除在外，無法享受援護法和恩給法所規定的補償，受到了極大的痛苦。此外，戰時的薪資未支付，軍事郵便等財產全部被凍結，直到半個

世紀後的2000年，才得以開始償還軍事郵便儲金。然而，日本政府單方面決定按照「120倍」的換算比例處理，這是與1952年對沖繩出身者採用的換算比例相同，稱為「沖繩方式」。當時我們感到非常憤怒，提出抗議，但這份痛苦的呼聲卻未被重視。等了五十多年後，拿到的儲金甚至不足以支付當時日本公務員半個月的薪水。這份屈辱無法用言語表達，至今想起當時的情景，仍令人憤怒至極。

隨著戰後七十八年的流逝，那場戰爭的記憶正在迅速被風化。我們並非想要錢，也不是要求日本政府道歉，只是希望能夠被平等對待。作為曾經同樣以日本人的身分經歷戰火的人，我們希望獲得平等的待遇。如果因為國籍的不同，這份平等待遇無法實現，那麼至少請不要遺忘——曾經有許多台灣的年輕人，為了日本付出了寶貴的生命。能夠被記住、被傳頌，是對我們最大的慰藉，也是對逝去的戰友們最大的弔念。

此次，我不願年邁的身體，與「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的會員們遠道而來，參加沖繩的慰靈祭。在參加者中，作為戰爭當事人的，只有我一人。

或許您不清楚，2016年，台灣有志人士在摩文仁之丘為在沖繩戰役中戰死的台灣籍士兵建立了「台灣之塔」。在其旁邊，還有已故李登輝總統親筆題字的「為國作見證」紀念碑。下次您若造訪，懇請您能親自前往，為這些戰死者的英靈合掌祈念。

近年來，台灣海峽的和平與穩定受到威脅。我們祈願日本能在促進區域和平與繁榮的過程中，發揮更大的領導作用。

2023年6月23日

前日本從軍看護婦 廖淑霞  
(日本名廖淑子，昭和二年生)

敬呈

日本國首相岸田文雄閣下<sup>63</sup>

---

63 原文為日文。見附件。

這或許是台籍日本兵向日本政府發出的最後一次訴求，但我們知道，這絕對不是第一次。從1997年、2000年到2023年，他們一次又一次遞交請願書，卻始終得不到正面回應。

如今，98歲的她仍孤身奮鬥，在歷史的沉默中為正義發聲。難道我們能繼續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嗎？

上海日本女子商業學校

---

1943年畢業紀念冊



影のりどみ



旗校と舎校



上海日本商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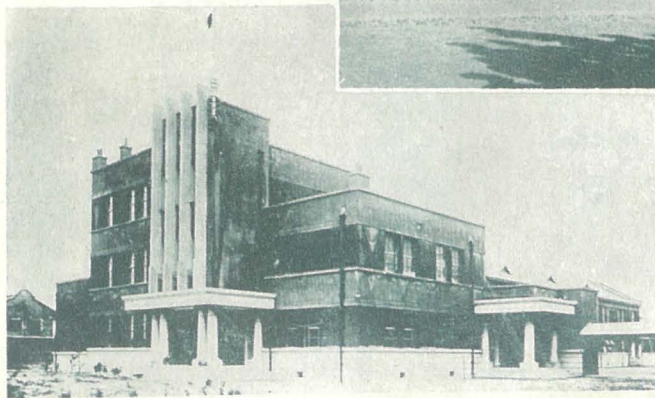
上海日本商會

---

校長 田章 先生

---

新築直後の校母



護國神社參拜



瞰 鳥 ド ン バ



廖 氏 淑 霞

開 校 式 歌

井上一枝作詞  
成田百合子作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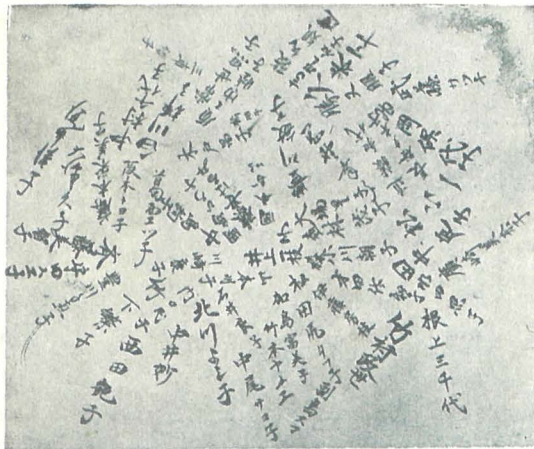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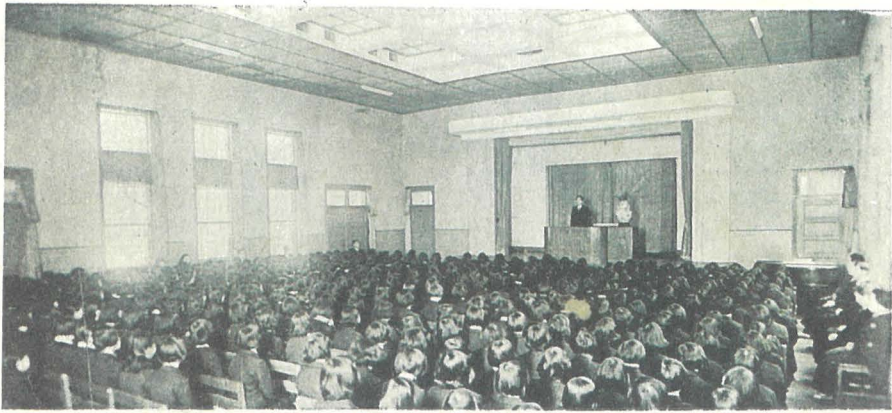
(一) 草はもえ青葉はしけり  
東亞の空の明くる今

いと新しき装ひに  
我等乙女の學舎成れり  
胸には富士と櫻の校章  
希望にもゆるこ乙女子我等

(二) 日の本の御後威を受けて  
學びの庭の開く今日  
此のよるこびに誓ひして  
良き學舎の風を傳へん  
胸には富士と櫻の校章  
さび祝ばなん輝く門出



く な も 間 後 學 入  
(〇二六五一昭) 日 當 式 校 開



— 組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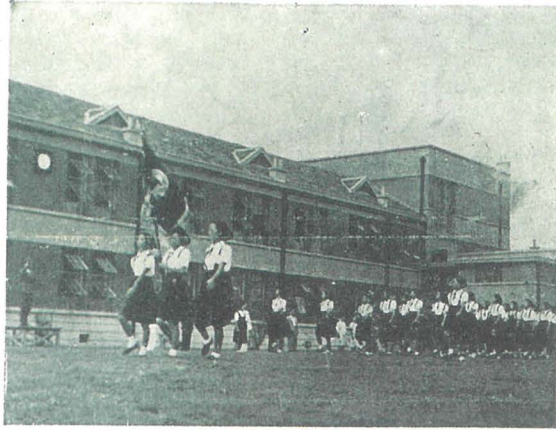
む 惜 を 残 名  
集 ニ イ サ



— 二 組 —

大詔奉戴日・分列行進

昭一七、六、八



— 魂 闘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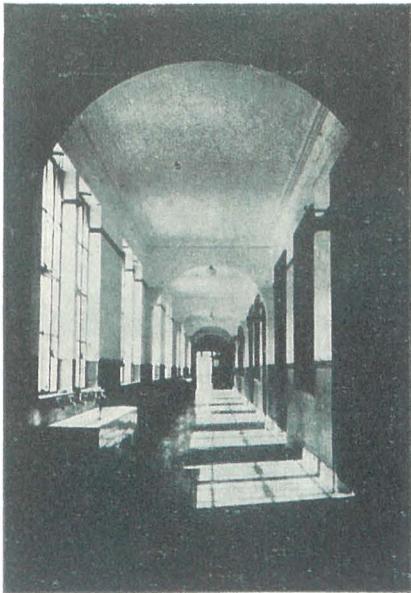
明治天皇御製

七のふつわせる百のくさむらた  
のふつわせる百のくさむらた  
のふつわせる百のくさむらた

昭憲皇太后御歌

たふくさあしきこひのまよひ  
たふくさあしきこひのまよひ  
たふくさあしきこひのまよひ

— 楚 清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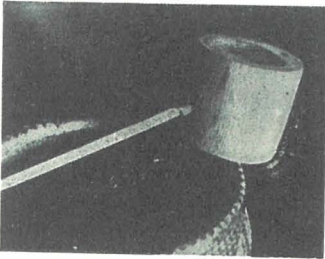
— 下 殿 —



思ひ出は  
希望の泉



記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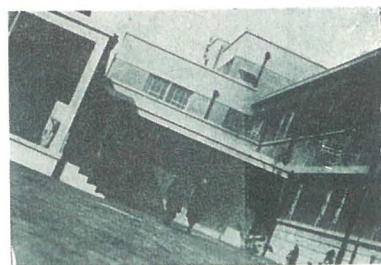
點茶



花生



ガンテイラブイタ





地  
理

● 皇 民 訓

● 君ノ爲ニハ血ヲ流セ  
 ● 人ノ爲ニハ涙ヲ流セ  
 ● 己ノ爲ニハ汗ヲ流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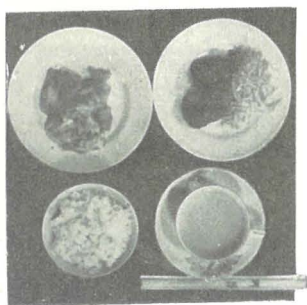
強歩（戦跡・商學院）



勤  
勞



お割烹



箸とらば  
あめつちみよの御恵み  
父母や師匠の恩を味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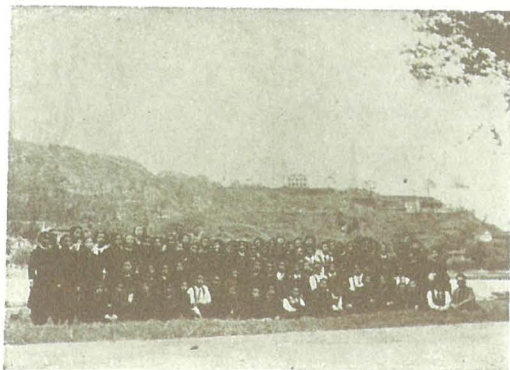
四 息



下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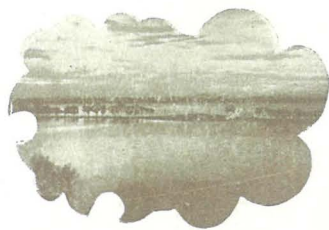
# てれ離を海上 行旅學修

(一・二・〇一・七昭)



てに堤白・州杭

一一二二一



曉の湖西



蘇州  
西園  
虎邱塔  
一一二二一



南京・中山陵

一一二四一

# 運 動 會



(一〇一七昭) 守子

(五〇一六昭) 菊



(一九六昭) 會大泳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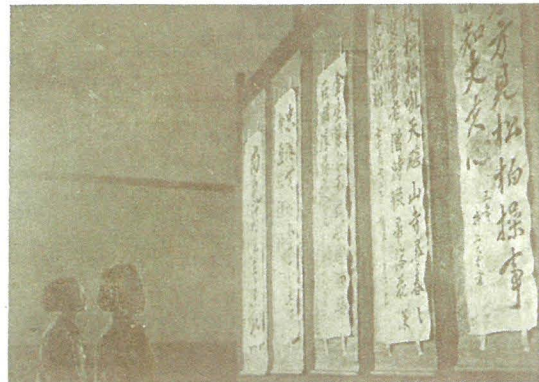


海行かほ

(昭一七四二九) 新公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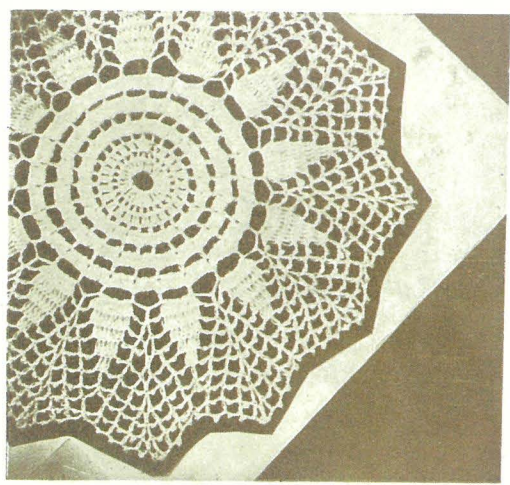
展覧會  
藝藝會  
學藝會

(昭二七・一・三三)



(書展)

|| 生徒作品 ||



編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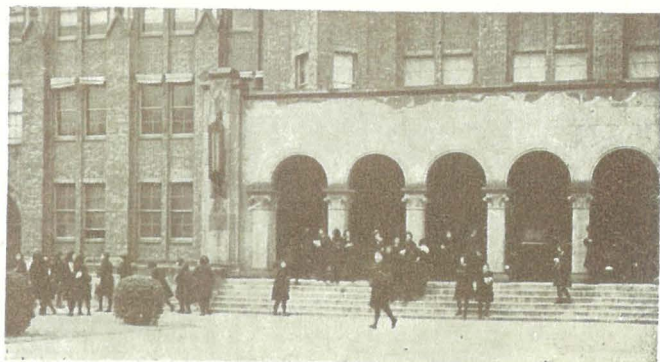
六ザ



古靴ホテル

社會見學

(昭一八・二・二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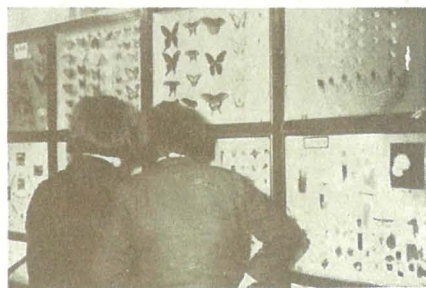


自然科學研究所



一天主堂一

迷彩美し台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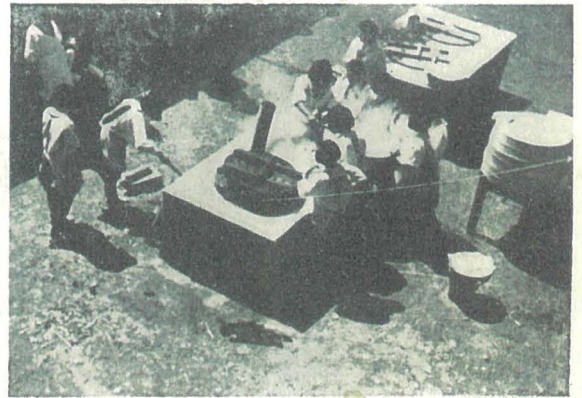
徐家匯

孤兒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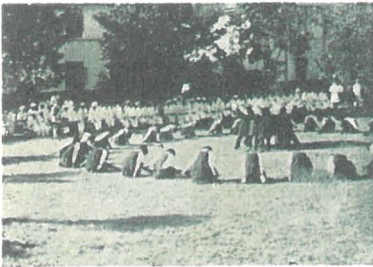


思ひ出一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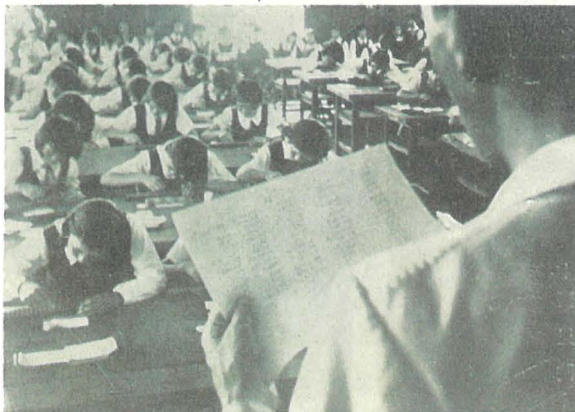
茶話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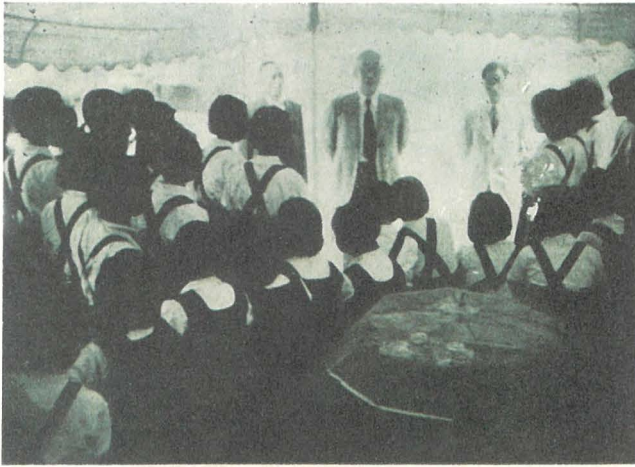
炊出



海軍病院慰問



珠算大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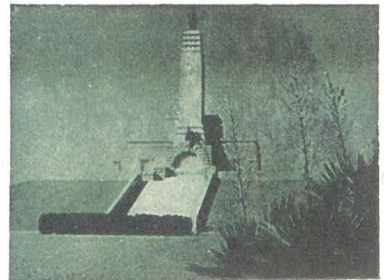
東方製氷見學



實務實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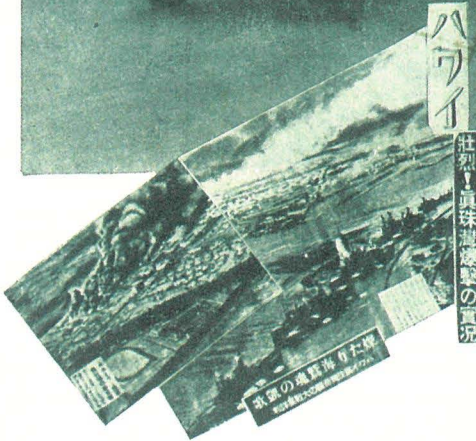
行  
進



八紘園表忠塔



艦隊報道部許可済



ハワイ

壮烈！真珠灣襲撃の重況

大東亜戦争の激戦地  
ハワイの真珠湾

必勝の確信以て  
滅私國に殉ぜん！

今を二億躍起の秋

東條首相歴史的放送



東條首相

大東亜戦争の激戦地  
ハワイの真珠湾



### 大詔奉戴日の歌

一、天の日の

光と仰ぐおみこと

おしいただいて一億が

手に手をとつて感激の

涙とともに必勝を

誓つた此の日忘れまい

二、あかつきの

太平洋の西東

御言に勇むますらをが

萬里の波濤蹴散し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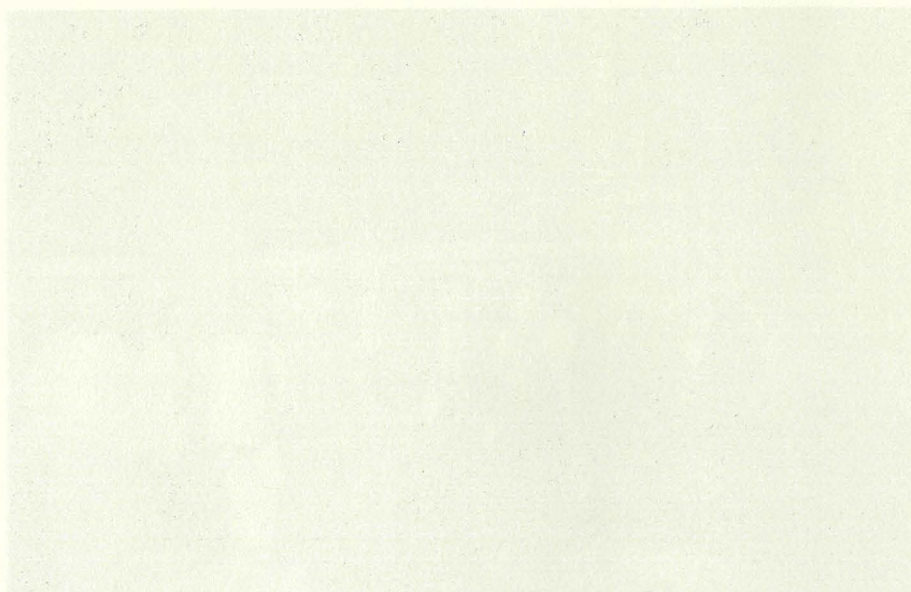
電光石火敵膽を  
奪つた此の日忘れまい





## 照片回顧

「我們相信日本人民對我們的工作表示支持，希望我們能為促進兩國友誼和經濟發展做出貢獻。」



「我們相信日本人民對我們的工作表示支持，希望我們能為促進兩國友誼和經濟發展做出貢獻。」



1993年台籍日本兵訪問團拜訪日本總理府。



1993年台籍日本兵訪問團拜訪日本總理府（右四廖淑霞）。



1993年台籍日本兵訪問團拜訪日本總理府，展示「中華臺籍原日本軍人軍屬暨遺族協會」會旗（左一廖淑霞）。



台灣原日本軍人軍屬暨遺族協會開會情形（後排右二廖淑霞）。



1994年3月22日廖淑霞（右一）參與台籍日本兵求償運動。



1994年9月5日赴日本交流協會（今公益財團法人日本台灣交流協會）抗議（右一立法委員韓國瑜、右二中華台籍原日本軍人軍屬暨遺族協會理事長郭連福）。



1994年9月5日赴日本交流協會（今公益財團法人日本台灣交流協會）抗議（右起陳邁、廖淑霞、立法委員韓國瑜、張月華、中華台籍原日本軍人軍屬暨遺族協會理事長郭連福）。



1994年12月15日赴日本交流協會（今公益財團法人日本台灣交流協會）抗議。



1995年3月11日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會議廳舉辦之「台籍日本兵歷史經驗」座談會（右二廖淑霞）。



1995年3月11日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會議廳舉辦之「台籍日本兵歷史經驗」座談會（後排三位及左一在廣東擔任看護助手，前排中在菲律賓擔任從軍看護婦，右一廖淑霞）。



「台灣原日本海外從軍看護婦」團體每年國際護士節上街頭控訴（右四為廖淑霞、左四為張月華）。



1995年5月12日「台灣原日本海外從軍看護婦」團體於國際護士節上街頭控訴（左起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助理研究員周婉窈、廖淑霞、張月華）。



1995年護士節於日本交流協會（今公益財團法人日本台灣交流協會）進行協商（左一張華、右一廖淑霞）。



1995年護士節於日本交流協會（今公益財團法人日本台灣交流協會）進行協商。



1995年護士節於日本交流協會（今公益財團法人日本台灣交流協會）進行協商。



「台灣原日本海外從軍看護婦」團體受邀參加桃園棒球场戰爭祈禱會（左五廖淑霞）。



1996年3月1日赴總統府抗議協商（右二廖淑霞）。



1996年3月1日赴總統府抗議協商（左一廖淑霞）。



1996年3月1日赴總統府抗議協商（前排中廖淑霞）。



日本高木健一律師（右二）來台協商。



1997年8月15日攝於台北市二二八紀念館「終戰52周年紀念：台灣人的戰爭展」（左起廖淑霞、楊秋標、孫陳惠、陳郭桂、陳邁、張月華）。



1997年8月15日攝於台北市二二八紀念館「終戰52周年紀念：台灣人的戰爭展」（左一臺灣游藝設計工程有限公司負責人曹欽榮、左三陳邁、左四張月華、左五廖淑霞）。



1997年8月15日攝於台北市二二八紀念館「終戰52周年紀念：台灣人的戰爭展」活動情形。



1998年廖淑霞、陳邁、張月華於中興病院（原1945年日赤十字病院）前合影。



2002年11月25日參與台中寶覺寺慰靈活動（右二廖淑霞）。



2004年3月1日，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烽火歲月－戰時體制下的臺灣史料特展」開幕，下午舉行「烽火歲月－臺灣人的戰時經驗座談會」。（左起臺灣文獻館館長劉峯松、國史館館長張炎憲、許昭榮；左五廖淑霞）。



2004年3月1日，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烽火歲月－戰時體制下的臺灣史料特展」開幕式。（左起國史館館長張炎憲、楊秋標、許昭榮、廖淑霞、臺灣文獻館館長劉峯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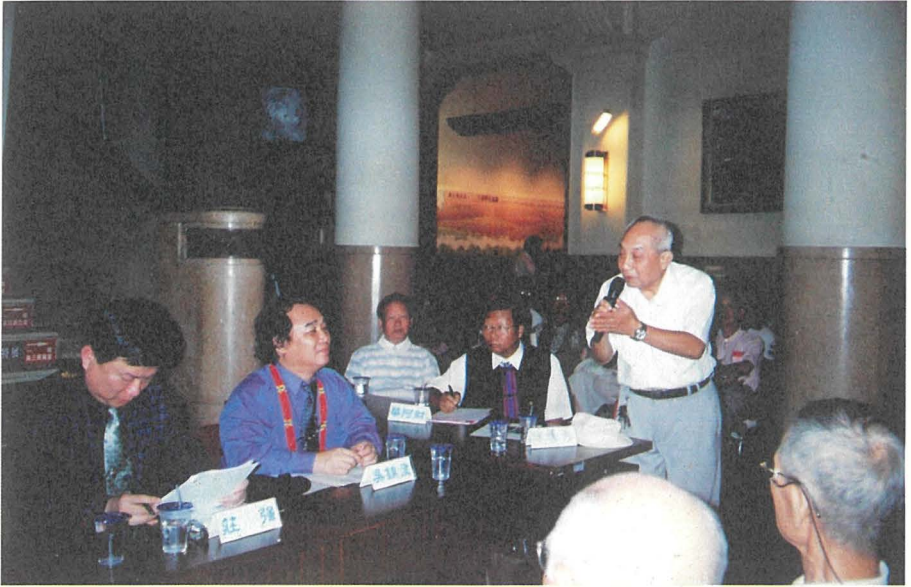
2005年8月15日，高雄市政府文化局與行政院文建會共同舉辦「戰爭與和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60週年和平祈願活動」，於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展開「戰爭旗幟下的青春、戰爭記憶下的和平曙光」座談會（右一廖淑霞）。



2005年8月15日，高雄市政府文化局與行政院文建會共同舉辦「戰爭與和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60週年和平祈願活動」，於高雄市音樂館舉辦「戰爭與和平音樂會」情形。（左四許昭榮、左六廖淑霞）。



2005年8月15日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戰爭旗幟下的青春、戰爭記憶下的和平曙光」座談會情形（左一許昭榮、左二廖淑霞）。



2005年8月15日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戰爭旗幟下的青春、戰爭記憶下的和平曙光」座談會情形（左二吳錦發）。



2016年5月21日出席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主題館「烈焰·新生——春祭台灣兵暨許昭榮紀念音樂會」（左起林阿貞、前白井市議員和田健一郎、廖淑霞、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理事長江仲驊、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常務理事吳祝榮）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提供。



2016年11月5日受邀參與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主題館「征戰屬誰——追思·紀念台籍老兵」  
(左起廖淑霞、總統蔡英文、林才壽、高雄市長陳菊)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提供。



2016年11月5日受邀參與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主題館「征戰屬誰——追思·紀念台籍老兵」  
(前排右起張興林、彭森源、梁啟祥、黃金島、林余立、廖淑霞、高雄市長陳菊、總統蔡英文、高雄市政府文化局長史哲、游信智、魏祺峰)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提供。



2016年11月5日受邀參與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主題館「征戰屬誰——追思·紀念台籍老兵」（前排右起梁啟祥、黃金島、林余立、廖淑霞、高雄市長陳菊、總統蔡英文、高雄市政府文化局長史哲；左起林才壽、蔡萬湖、魏祺峰、游信智）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提供。



2016年11月5日受邀參與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主題館「征戰屬誰——追思·紀念台籍老兵」（前排左起黃金島、廖淑霞、總統蔡英文、林才壽、高雄市長陳菊、楊馥成、立法委員許智傑、立法委員陳其邁）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提供。



2016年11月5日受邀參與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主題館「征戰屬誰——追思·紀念台籍老兵」代表致詞（右二廖淑霞、左二林余立）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提供。



2017年5月20日出席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主題館「轉型·正義——春祭台灣兵暨許昭榮紀念音樂會」（前排左起許昭榮之弟許招墉、蔡萬湖、林才壽、魏祺峰、黃金島、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常務理事江仲驊、林余立、廖淑霞、白井市議員和田健一郎、游信智；後排左二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局長尹立、左四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理事長吳祝榮、左五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執行長黃旭初）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提供。



2017年8月12日出席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主題館「母島·和平音樂節」於許昭榮紀念碑前獻花致意。(左起楊馥成、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副局長林尚瑛、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理事長吳祝榮、廖淑霞，左六魏祺峰)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提供。



2017年10月29日出席於二二八國家紀念館辦理的「第七屆台灣近代戰爭史學術研討會」，並在「台籍老兵的歷史正義」座談會強調：歷史可以原諒、不可以被抹黑，要將台籍老兵的歷史傳給後代。(左起廖淑霞、陳金村) 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提供。



2018年5月10日參加「寧願燒盡·不願鏽壞——許昭榮先生逝世十周年紀念特展」，於高雄  
市立歷史博物館觀展情形（左為廖淑霞）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提供。



2018年6月21-24日參加「記憶戰爭——台灣、沖繩戰爭記憶交流」，於沖繩和平祈念公園中  
銘刻台灣戰歿者的和平之礎前（左起林余立、廖淑霞）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提供。



2018年6月21-24日參加「記憶戰爭——台灣、沖繩戰爭記憶交流」，於沖繩和平祈念公園內台灣之塔前（二排右三起林余立、趙中秋、廖淑霞，前排中誦讀祭文者為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理事長吳祝榮）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提供。



2018年8月12日參加「終戰73周年紀念活動——戰爭歷史的銘刻與建碑」，於高雄市文化中心至善廳第二會議室發言情形（圖中站立者為廖淑霞）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提供。



2019年5月19日參加「許昭榮先生逝世追思紀念儀式暨戰和館十周年座談」會後合影（前排左起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館長王御風、廖淑霞，左四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理事長吳祝榮、左五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鍾淑敏、左六高雄市議員黃捷）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提供。



2019年6月21-24日參加「台灣·沖繩戰爭記憶交流慰靈」，於沖繩和平祈念公園中銘刻台灣戰歿者的和平之礎前獻花致意（右一廖淑霞、左一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理事長吳祝榮）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提供。



2020年5月17日參加「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主題館春祭台灣兵」，於許昭榮紀念碑前獻花致意。（左起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理事長朱家煌、廖淑霞）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提供。



2020年8月15日參加「追思苦難·重建歷史——終戰75周年紀念活動」，於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主題館內舉行的「台灣的戰爭與戰後處理」專題座談會後合影，（左起天江喜久、台灣游藝設計工程有限公司負責人曹欽榮、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常務理事吳祝榮、廖淑霞、日本一般財團法人台灣協會台灣連絡所所長山本幸男、林余立、中研院民族所助理研究員黃智慧、前臺南市政府教育局局長鄭邦鎮、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理事長朱家煌）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提供。



2020年10月24日出席於二二八國家紀念館辦理的「第十屆台灣近代戰爭史學術研討會」，展示「武運祈長久」千人針鑰匙圈（左起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執行長呂宜璟、廖淑霞、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常務理事吳祝榮）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提供。



2021年8月15日出席於克朗德美術館辦理的「缺席的戰爭記憶——台灣戰爭世代故事展」開幕暨座談會，發表見證感言（左起廖淑霞、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理事長朱家煌）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提供。



2022年5月15日參加「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主題館春祭台灣兵」，於「臺灣歷代戰歿將士英靈紀念碑」前獻花致意（右起廖淑霞、陳婉真）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提供。



2022年8月20日出席於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辦理的「戰爭記憶與記憶戰爭：終戰77周年紀念系列活動」，與專書分享座談講者合影（左起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常務理事吳祝榮、前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編纂李展平、廖淑霞）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提供。



2023年6月22-25日參加「台灣·沖繩戰爭記憶交流慰靈」，於沖繩和平祈念公園內的台灣之塔前接受日本NHK電視台採訪（右一廖淑霞）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提供。



2023年10月21日出席於二二八國家紀念館辦理的「第13屆台灣近代戰爭史學術研討會」談話情形（左起廖淑霞、桃園神社陳凱鈞）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提供。



2024年5月19日參加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主題館「春祭台灣兵暨許昭榮先生逝世追思紀念儀式」，向許昭榮紀念碑鞠躬致意時情緒激動落淚（前排中廖淑霞、後排左起陳婉真、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館長李文環、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副局長簡美玲）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提供。



2024年8月24日出席「何處安放的記憶——終戰79周年紀念系列講座」，於二戰懸疑劇集《聽海湧》分享座談會時，向民眾陳述自身戰爭經驗。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提供。



2025年5月17日參加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主題館「春祭台灣兵暨許昭榮先生逝世追思紀念儀式」，向許昭榮紀念碑鞠躬致意時情緒激動落淚（前排左起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理事長朱家煌、廖淑霞、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常務理事吳祝榮）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提供。



2025年9月7日參加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主題館「終戰八十紀念——二戰台灣戰歿者慰靈暨和平祈念儀式」，代表致詞情形。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提供。



## 一、出版品

《山陰中央新報》

《日本經濟新聞》

《中華週報》

《中國時報》

《自由時報》

《教會公報》

《端傳媒》

〈白衣の天使 いたつきの身を捧ぐ愛の赤十字 前線は県看護助手募集〉《臺灣日日新報》，1943年3月7日，夕刊02版。

大谷渡，《看護婦たちの南方戦線帝国の落日を背負って》。東京：東方出版，2011。

加藤邦彦，《一視同仁の果て》。東京：勁草書房，1979。

吳欣樺，《硝煙與白衣：日治末期的台灣從軍看護婦》。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

李國生，〈戰爭與台灣人：殖民政府對台灣的軍事人力動員（1937~1945）〉。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1997。

周婉窈主編，《台籍日本兵座談會記錄并相關資料》。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7。

- 張子涇口述；天江喜久、林子淳、謝明諭譯；太宰信明繪圖，  
《再見海南島：臺籍日本兵張子涇太平洋終戰回憶錄》。台北：遠足文化，2017。
- 張民忠，〈討個公道〉。《自由時報》，1995年8月15日。
- 陳柏棕，〈若櫻的戰爭足跡——台灣海軍特別志願兵之部署與戰後復員（1944-46）〉。《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8卷，第2期，2012，頁35-67。
- 陳柏棕，《護國丸——被遺忘的二戰台籍海軍史》。新北：遠足文化，2018。
- 陳千武，《活著回來：日治時期，台灣特別志願兵的回憶》。臺中：晨星出版，1999。
- 宮本卓大，《日治時期婦女團體角色與形象之研究——以愛國婦人會為主》。台中：東海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8。
- 莊盛晃，〈為何祭台灣兵——為喚醒失落的記憶和主體〉。收入《征途：被遺忘的台籍國軍軍團》。高雄：春暉出版社，2014。
- 許雪姬，〈1937-1947年在上海的臺灣人〉。《臺灣學研究》，第13期（2012），頁1-32。
- 曾秋美，〈奉獻青春卻被踢來踢去——廖淑霞滿腹辛酸委屈〉。收入陳銘城、張國權等編著《台灣兵影像故事》，84-85

頁。台北：前衛出版社，1997。

黃玉緞口述、鄭麗玲譯寫，〈千人針—我的青春與哀愁〉。

《台灣風物》53卷4期（2003年12月），頁9-19。

葉連鵬，〈太陽旗下的南丁格爾——海外從軍看護婦廖淑霞〉。收入《烽火歲月——台灣人的戰時經驗》，93-106頁。

南投：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5。

劉韻琇，〈アジア・太平洋戦争における米軍の上海空襲 —上海住民の視点から考える〉。《ICCS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Studies》，第13卷第2期（2021），頁60-76。

蕭明禮，〈資源運輸與佔領區航運壟斷體制：以中日戰爭前期東亞海運株式會社的成立與經營為中心（1937-1941）〉。《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82期（2013年12月），頁93-143。

應大偉，〈台灣戰地南丁格爾之二——廖淑霞〉。收入《台灣女人》，208-219頁。台北：田野影像，1996。

東谷敏雄、武田大藏、石部誠、劉永中監修，《平和を築くとき》。大阪：日本機關紙出版センター，1996。

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編著，《台灣兵：重尋一段被歷史遺忘的血淚青春》。台北：國家人權委員會，2022。

## 二、訪談紀錄

廖淑霞。訪談，2025年2月26日，台北，廖淑霞宅。

廖淑霞。訪談，2025年4月7日，台北，廖淑霞宅。

## 三、未出版資料

《上海女子商業學校畢業紀念冊》。1943年，非公開出版品，由廖淑霞提供。

日本弁護士会。《戦争被害海外調査報告書》。1993年9月，75 - 78頁，非公開出版品，由廖淑霞提供。

《臺灣元日本海外從軍看護婦名冊》。非公開出版品，由廖淑霞提供。

## 四、網路資料

邱國禎，〈揭開國民黨出賣台灣人日本兵的內幕〉，2025年4月9日，<https://pourquoi.tw/kmt-formosa-betrayed-japan-taiwanese-soldiers/>。

Hoji Shinbun Digital Collec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Accessed April 23, 2025.<https://hojishinbun.hoover.org/>

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GIS專題中心 (2020). [online] 臺灣百年歷史地圖. <https://gissrv4.sinica.edu.tw/gis/twhgis/>

## 附錄

---

## 決の声明

- 一、日本國憲法で國籍を排除され援護法を因給  
 法の權利をばざ取られ、債權、人權を奪われど、  
 他一切の權益もを消滅されまじ。
- 二、日本軍が撤退逃こじより山中で、戦地に棄てられ  
 食糧欠乏と飢に耐え切れず、連合軍に投降  
 した者の權益も無視されまじ。
- 三、アメリカ政府が戦争期間中、集中キャンプに強  
 制收容レバアメリカ籍日本人に対して補償金  
 US\$数万をもちて、人道的償りもされまじ。私  
 人連元日本軍人、軍属、看護婦も同等以上の  
 の保証を要望致します。

二〇〇〇年三月三十一日

元海外日本従軍看護婦一同

## 血の抗議（拒否する百二十倍返済金）

日本國は私達台灣住民を日本國及び日本國民の生命と財産の安全を防衛するために日本兵制度を力に置つた。異國で戦死した數万人の戦友及び九死に一生を得て帰還した者の未拂ひ給料、軍事郵便等の凍結財産を半世紀の今日百二十倍で一人平均日本円十二萬円と言ふ非人道な返済条件で処理してゐる。

現在の価値に換算すれば日本國政府の基本役員の半ヶ月給料にもならず、この還すべき血債を無視して、公考のマスコミ界に十億円以上投下し、色々の法式で各担当者に返済金受け取りを誘導せしむるとこれに騙され、台灣元日本兵が後で恨みに痛み切れず、日本國政府の台灣元日本兵の單人單属に対する差別を匪法、惡情、無恥、惡次の悪行と言ふのどの行為を罵つてゐる。

私達は二代を歩いて来た、歴史の見証人です。から、中ままげ、で戦争当時受け、苦しむ、二度と起らない様祈つてゐます。戦争は人間、地獄です。から。

二〇〇〇年三月三十一日

元海外從軍看護婦上月

## 陳 情 書

口述／廖淑霞

日文撰寫／天江喜久

私たち台湾人は先の大戦で日本国及び日本国民の生命と財産を守るため、日本軍軍人、軍属、従軍看護婦として戦地に赴きました。異国で戦死した者は三万人を超え、九死に一生を得て帰還した者も戦後、国民党政府に「逆賊」扱いされ、大変肩身の狭い思いをしてきました。戦後七十八年が経とうとしている今日、われわれ戦争当事者は極少数の者を除いてすでに鬼籍に入りました。

当時、台湾では「男は志願兵、女は従軍看護婦」の大本令の下、皇民化教育を受けた多くの者が尽忠報国を實踐すべく、潔く「志願」したものでした。私も上海日本女子商業学校を卒業した後、一九四四年に従軍看護婦に志願し、短い訓練を受けたのちに、上海の陸軍病院に配属され、激しい空襲のなか、命を顧みずに負傷兵をいとねんごろに看護してきました。

私たちは日本人としてお国のために戦ったにもかかわらず、戦後は非情にも日本国籍を喪失したという理由

だけで除外され、援護法や恩給法の定めるところの補償を受けられずに大変な苦痛を受けました。さらには、戦時中の給料は未払い、軍事郵便等の財産はすべて凍結され、半世紀を経た二〇〇〇年にようやく軍事郵便貯金の返済が可能になったものの、日本政府が一方的に決めた一二〇倍という換算レートで処理されました。これは「沖繩方式」と呼ばれ、一九五二年に沖繩出身者に用いられたレートと同じです。私たちは当時大いに憤慨し、抗議の声を上げましたが、その苦痛の叫びが聞き入られることはありませんでした。五十年以上待たされた拳句、ようやく手にした貯金は当時の日本の公務員の半月分の給料にすらなりません。この屈辱は言葉では言い表すことはできませんし、今でも当時のことを思い出すと怒りで腸が煮えかえる思いです。

戦後七十八年が過ぎ、先の戦争の記憶も急速に風化が進んでいます。私たちは別にお金が欲しいわけでも、日本政府に謝罪を求めているわけでもありません。ただ、同じく日本人として戦火をくぐり抜けてきた者として、平等に扱っていただきたいだけです。国籍の違いゆえに、それが叶わないというのであれば、せめて忘れないでいただきたい。かつて台湾にも日本のために尊い命を捧げた若者たちがたくさんいたことを。記憶され、語り継がれ

ることが私たちにとって一番の慰めであり、逝去された戦友たちへの最大の弔いとなると信じます。

この度、私は老体に鞭を打って「高雄市閔懐台籍老兵文化協会」の会員と共にはるばる沖縄の慰霊祭にやってきました。参加者の中で戦争当事者は私ひとりです。

ご存じないかもしれませんが、二〇一六年に台湾の有志によって摩文仁の丘に沖縄戦で戦死した台湾人兵士のために「台湾之碑」が建立されました。その隣には故・李登輝総統が揮毫した碑もあります。次回お越しの際には、ぜひ足をお運びになり、戦死者の御霊にお手を合わせてくださるよう心よりお願い申し上げます。

近年、台湾海峡の平和と安定が脅かされています。地域の平和と繁栄のために、日本が今後さらなるリーダーシップを発揮してくださることを祈念しております。

二〇二三年六月二十三日

元日本従軍看護婦 廖淑霞

(日本名 廖 淑子、昭和二年生まれ)

日本国総理大臣 岸田文雄 殿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CIP) 資料

白衣天使的未竟戰爭：臺灣從軍看護婦廖淑霞的生命故事 / 天江喜久, 李淑君, 徐國明作. -- 初版. -- 臺北市：蒼璧出版有限公司, 2025.12

面；公分,

ISBN 978-626-98754-7-4 (平裝)

1. CST: 廖淑霞 2. CST: 傳記

783.3886

114018856

## 白衣天使的未竟戰爭：

### 臺灣從軍看護婦廖淑霞的生命故事

發行人：朱家煌

出版發行：蒼璧出版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安區樂利路86巷4號1樓

02-87323958

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二路701號

07-5719973

<https://www.facebook.com/taiwan.soldier>

受訪者：廖淑霞

訪談：天江喜久、李淑君、吳祝榮

作者：天江喜久、李淑君、徐國明

校訂：朱家煌、江仲驊、吳祝榮、呂宜環、蔡宗宏

執行編輯：呂宜環、蔡宗宏、林苗玄

主編：林信賢

美術編輯：王詠堯

圖像提供：廖淑霞、天江喜久、東京大學、胡佛研究所圖書檔案館、

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

維基共享資源（公領域影像）

協力：克朗德美術館

印刷：漾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銷：大和書報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5年12月初版一刷

定價：450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